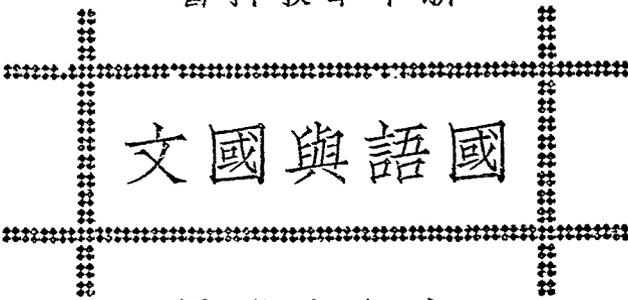


書科教華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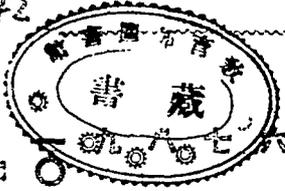
文國與語國

用學中級初

冊三第

H 870.7

MG
G634.3
242



新中華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語與國文** 第三冊

目錄

一	大旱的消失	華愛德著 克士譯	一
二	雨	陀羅雪維支著 胡愈之譯	三
三	布魯達斯演說詞		一〇
四	波特列亨利演說詞		一三
五	法國馬賽革命歌	黎士禮著 劉半農譯	一八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二二
	書葉機	嚴自珍	二六
	大鐵椎傳	魏磨	二九
	十年前的今日	大白	三一
	告知識階級的朋友們	文叔	三四

頁數

目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四二
二 畫記	韓愈	四五
三 圖畫	蔡元培	四九
四 點絳脣二首	施紹莘	五一
五 詩二首	大白	五二
六 百喻經二則	伽斯那著 求那毗地譯	五三
七 商丘開	列禦寇	五四
八 與友人荆雪濤書	于成龍	五七
九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六二
一〇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	六六
一 花的故事	鍾敬文	七四
二三 西湖香市	張岱	七九
一一 寒食雨中遊天竺	楊萬里	八一

二四	落葉的輓詞	陳醉雲	八三
二五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八七
二六	遊龍門記	薛瑄	八九
二七	冒頤	司馬遷	九二
二八	李廣	司馬遷	九四
二九	絕句四首		九六
三〇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朱自清	九八
三一	從孩子得到的啟示	子愷	一〇二
三二	廖氏	彭端淑	一〇七
三三	殉情	莫泊三著 曾仲鳴譯	一〇九
三四	子夜吳歌	李白	一一四
三五	母別子	白居易	一一五
三六	祭妹文	袁枚	一一六

二七	復 <u>彭麗生</u> 書	<u>曾國藩</u>	一一一
二八	答 <u>毛憲</u> 副書	<u>王守仁</u>	一一三
二九	給 <u>密哈耳朗吉諾夫</u> 的信	<u>亞力舍託爾斯泰</u> 著 <u>周作人</u> 譯	一二六
四〇	談死	<u>太朴</u>	一三一
四一	訂 <u>鬼篇</u>	<u>王充</u>	一三六
四二	何爲科學家	<u>任鴻雋</u>	一三八
四三	鴨的喜劇	<u>魯迅</u>	一五〇
四四	老牛	<u>伊林潘林</u> 著 <u>沈雁冰</u> 譯	一五五
四五	十五娘	<u>玄廬</u>	一六三
四六	瑞鶴仙二首	<u>鄭燮</u>	一六六
四七	律詩四首		一六七
四八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u>曾鞏</u>	一六九
四九	深州物產記後序	<u>吳汝綸</u>	一七三

五〇	歐洲戰役史論自序一	梁啟超	一七七
五一	世界之徵	普路斯著 周作人譯	一八〇
五二	燕子與蝴蝶	戈木列支奇著 周作人譯	一八五
五三	柏林之圍	都 德著 胡適譯	一九一
五四	軍中歌及旋軍歌各二首	黃遵憲	二〇一
五五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綱 策	二〇三
五六	華元爲植巡功	左丘明	二〇四
五七	雪	沈尹默	二〇七
五八	吟雪	施紹莘	二〇八



新中華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語與國文 第三冊

一 大旱的消失

華愛德著
克士譯

三個月來幾乎並沒有落一滴雨。大概總是西北風，從那邊來，向東邊吹去。偶有微風來自西南，雲氣也浮起來了，但終於沒有雨；並且沒有真的西南風，不數小時，報風針〔一〕依舊在原方向了。雲是未嘗不時聚集，並且有着各種表號，以示變化的在即。在這等時候，風雨表〔二〕日復一日的漸漸下降，終於降到普通將起暴風雨的一點。然而沒有大風雨，風雨表又昇上去了。我們知道希望已經無益，風雨表回到原有的高須經一禮拜，方有下降的機會。最後，失望到這般強，將這儀器拿開了。還是不去看他的好。希望無意中會降下來。青草已經變成黃色，生在許多地方的都死到根株。因為沒有草，成隊的蠅〔三〕便殘食果樹了。溪水也乾涸，飲牛的水須向幾哩外的池或泉裏去汲來。道路開裂；空氣中則浮着沙塵；藩籬上

的美麗的綠色上也填滿了塵土。食蠕蟲的鳥如白嘴鴉已經受餓，並且被迫得遠遠的去找尋奇特的食物去了。看見他們在地上試啄堅如巖石的泥土是很可憐的。永續的光輝比冬天的陰沈還要壞，在田野的人家普遍的焦渴的感覺這樣的苦惱。我們遇到旱荒了！爲一切生命的泉源的大西洋是睡着，偷使永不醒來則如何！……

一天夜裏，灰色的雲帶出現於西南的天空，但你們欺騙我們太多了，再不能相信你們了。可是在這天裏他們更濃厚，窗索也泛着潮。從崖壁來的空氣是冷的，如果我們敢希望，我們會得說含有海的氣味在裏面了。早晨的四點鐘就有什麼聲音打拍在窗上，——原來是水的流湍！不能再靜的睡着，我於是起身出門了。沒有生物擾攘，也沒有聲息，除卻雨的聲音。但是忙亂的時間不會有許多長久的時光的。數千百萬的草和穀的葉在狂飲。十六小時的傾瀉繼續着，到天薄暮時我又出門去；看見道旁的流水處只有少許的水，並且沒有一滴到田邊，原來土地是這樣的渴。謝上帝，

早·是·完·了·！

本篇採自奔流。

作者生平事實

華愛德 Wm. Hale White, 英國小說家，一八三二年生，一九一三年死

注 〔一〕報風針，又叫做向風針。在長桿上裝置箭形的銅鏢片，能依風旋轉，下部又裝置風信器，表示東西南北的方向。〔二〕風雨表，又稱氣壓表，法用U字形的玻璃管，中裝水銀，看水銀的升降而知氣壓的高低，水銀低降，即為風雨的前兆。〔三〕蠅，出X，入。蠅蝶的幼蟲。形狀像蠶，長二寸多，喜食樹葉。

二 雨

陀羅雪維支著
胡愈之譯

皮那的大皇帝立在紫禁城〔一〕內南書房〔二〕的窗前，向外面瞭望。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

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天彷彿是在哭泣，御苑的花木浴着淚水。

皇帝動了慈悲，歎道：「雨下的這麼大，窮苦的小民，要是沒有一頂笠帽在街上行走，不是要淋壞身體嗎？」

於是皇帝就把廷臣曾紀燦喚過來，降旨道：

「北京大雨，貧苦小民不戴笠帽，冒雨行走，朕實憫之。著即傳諭戶部〇大臣查明北京貧民實數，即行奏覆，欽此。」

曾紀燦連忙跪在地上，叩頭如搗大蒜，誠惶誠恐地對道：「陛下！方今聖主在上，邇治〇之世，物阜〇民富。陛下豈尚以爲未足嗎？臣今當遵旨查明，在今日日入以前奏覆，萬望陛下放懷勿念。」

皇帝微笑點首，於是廷臣曾紀燦就立即跑去找戶部大臣商氣森。

曾紀燦喘息着跑到商氣森那裏，因爲匆忙，不及向戶部大臣行禮。他就說：「不好了！我們的皇上今天老大不高興。原來是那些匪徒鬧出的亂子。那些匪徒竟敢不戴笠帽在北京城內冒雨行走。因此今天皇上要查問，北京城內這種匪徒究竟有多少。這一件公事可是怠慢不得啊！」

商氣森咕嚕着說：「那些匪徒真可惡，我遵旨澈查就是了。」

於是他把京兆尹〇柏計華叫來，說道

「本官奉宮庭傳諭，諒因爲京師地方擾亂，龍顏震怒。你在衙門裏，究竟是管事不管事？」

柏計華連忙伏在地上叩頭，惶恐的說：「卑職不敢，大人說的話，卑職全不明白。御苑花木繁茂，早已把四面景物遮蔽，難道聖上還能窺見外面的情形嗎？」

戶部大臣就答道：「那我可不知道底細。我只知道有大幫匪徒，不戴笠帽，冒雨在北京城行走。皇上知道了，所以震怒。今天傳旨；說要查明北京城內此種匪徒的數目。你要保全你的前程，趕快去辦理纔是！」

過了一分鐘後，柏計華就命令差役道：「快去，把那老混蛋蔡誠叫來！」

蔡誠是京師警察總監，他奉召急忙到京兆尹衙門裏，戰戰兢兢地跪在柏計華腳下。

柏計華用腳踢着他的腦袋，怒罵道：「混帳東西，下賤的奴才，你難

道定要把我們的官職都丟掉，要叫我們都上油鍋嗎？」

蔡誠戰抖着說：「奴才該死。奴才是一個傻瓜。奴才委實不明白大人爲什麼事生氣。要是大人再不解釋一下，真把奴才悶死了。」

「老飯桶！像你這副模樣只配得當一名豬圈的總監；管轄北京的大城市，像你這種人怎配得！你知道嗎？皇上覺察了，在你管轄的地域，鬧出了大亂子；匪徒們竟是光着頭滿街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連一頂笠帽也沒有。現在趕快去調查，這種不戴笠帽的匪徒，到底有多少，限今天日裏必須查覆！」

過了一分鐘後，警察總監蔡誠立刻叫人打着大鑼，招集全城的警察兵士，當面吩咐道：「壞蛋，你們喫了飯管些什麼事！我要把你們這些壞蛋都打個半死，你們纔知道利害哩！滿街人都光着頭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都不戴一頂笠帽。你們難道瞎了眼嗎？現在限你們一個鐘頭，把街上所有不戴笠帽的匪徒都捉了來，一個也不許放走！」

警察一點也不敢怠慢。於是在一點鐘以內，北京城到處都捉人。登時就有許多不戴笠帽的人在前面逃，警察在後面追，口裏嚷着：「拏住，快拏住，不要放走！」

於是那些沒有笠帽的人有逃到人家屋子裏去的，有逃到地窖裏去的，也有逃到酒缸裏去的。但是一個一個地全被警察搜尋了出來，正和貓捕鼠一般。

過了一點鐘以後，北京城裏不戴笠帽的人全被拘禁在警察署裏了。一個也不會逃走。警察總監就升了大堂，問道：「一共是幾名，快報上來！」

警察一齊答道：「二萬零八百七十名！」

蔡誠又嚷道：「好，快叫劊子手來！」

於是在半點鐘內，在警察署前面的廣場上，砍下了二萬零八百七十顆不帶笠帽的頭。

砍下來的二萬零八百七十顆頭，登時都懸掛在北京街道，曉示大眾。

雨

七

於是這一件重大的公事，總算雷厲風行地辦好了。蔡誠就去稟覆柏計華，柏計華稟覆商氣森，商氣森報告曾紀燦。

旁晚時候了。雨已停止，夕陽的斜暉溫和地照着御苑花木上的水滴，晶瑩得和珍珠一般。

皇帝站在南書房窗前，欣賞斜陽的美景與花木的芳香。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他在享樂的時間，卻不忘小民的苦痛。

他又記起了那些光着頭在大雨中行走的不幸的人們了。他於是向着曾紀燦問道：「朕命你辦的事，你大概已辦過了。朕要知在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人，在雨天竟沒有笠帽蔽首。」

曾紀燦叩頭對道：「陛下的聖旨 羣臣們早就奉行了。」

皇帝又問道：「那麼 有多少呢？快從實說來！」

「陛下 在陛下所統治的北京城內 雨天不戴笠帽的人，是一個也沒

有。臣願賭咒，臣說的是實，不敢說半個字謊。」

於是龍顏大悅，帶笑着說：「幸福的北京啊！幸福的天下啊！在朕的治下的人民，在雨天，都不會淋壞身體。朕是何等地幸福啊！」

因為龍顏大悅，宮內的百官羣僚也大歡悅。

於是會紀燦、商氣森、柏計華、蔡誠、一千人等着一律賞戴紅頂〔九〕爲的是他們關心民情，他們善作民父母，他們善體皇上的德政。

滿街全是戴着笠帽的百姓，滿朝全是戴着紅頂的官員，真是聖明天子啊！真是太平朝代啊！

本篇採自東方寓言集。

作者生平事實 陀羅雪維支 Vlas Minaïlovitch Dorosavič，俄國文藝家，擅以東方人之生

活爲材料，作成寓言、故事及諷刺文。一八六三年生，一九二一年死。

注 〔一〕紫禁城，在北平舊內城中 前爲帝后所居 〔二〕南書房，清時爲翰林在內庭

供奉之所。 〔三〕戶部，管理財政及民間戶口出土等事情，猶今之內政部。 〔四〕郵，盛大

之意。郵治，猶言非常平治。〔五〕阜，豐厚之意。〔六〕京兆尹，爲京畿地方之民政長官

。〔七〕卑職，屬員對上司之謙稱。〔八〕前程，猶言官階。〔九〕清劑以帽頂顏色分別品

級 一二品爲紅頂。但稱爲廷臣及戶部大臣，頂早紅矣。此文爲寓言體，不必泥也。

三 布魯達斯演說詞

『羅馬國民及愛國諸君！請靜聽予之講演。予對於愷撒之行爲，將有一正大光明之判斷。』

『若聽衆中有人謂：「愷撒，我之親友也。」則予必大聲疾呼告其人曰：「吾之愛愷撒，實較汝愛愷撒爲尤甚。」若又有人問予曰：「然則汝何故割刃於至友愷撒之腹乎？」予將正色告之曰：「予固愛愷撒，然予愛羅馬國家，實較愛愷撒個人爲尤重大。」』

『愷撒生，則予與諸君皆爲奴隸之徒；愷撒死，則予與諸君得同享平等自由之福。願爲奴隸之徒乎，抑爲自由之民？兩者之間，何從何去，是則在乎諸君。』

『予爲愷撒泣，卽爲彼愛我也。予爲愷撒喜，卽爲彼乘幸運而飛昇於天國也。予重愷撒者，卽以其有拔山扛鼎之威，誠不可一世之英雄也。余殺愷撒者，正以其懷有野心，欲剝奪羅馬人民之自由，戴王冠而宰割一切也。』

『嗚呼！誰願甘爲奴隸？如諸君中有甘爲奴隸者，則予將謹聽其說。誰不欲爲羅馬國民？若諸君中不欲爲羅馬國民者，則予將謹聽其說。人誰不愛其國家？若諸君中不愛羅馬且不願爲國家盡力者，則予更將謹聽其說。予於此暫守靜默，以一聆諸君之高論。』

『今既待數分鐘矣！迄未聞諸君有反對之言，於此予將確信諸君爲愛自由之人，對於予之主張必無異議。』

『以一忠實誠樸之布魯達斯，若有爲一己之野心，將不利於人民國家，則請諸君以最嚴重之懲罰，如予之對愷撒者，加諸我身。』

『諸君試觀愷撒之屍，不已在安多尼之側乎？予正欲對彼有所評論』

而不意卽近在咫尺。彼對於愷撒之死，若不勝其怨者，然彼已一躍而居羅馬共和政府之重要地位，此諸君之所深悉，不待予言；而彼對於愷撒，固未嘗有一擊之功也。雖然，諸君中有如安多尼之才能者乎？有如安多尼之居於重要地位者乎？請諸君努力！

『最後，予更欲爲諸君告者，卽予以愛羅馬故，刺殺予之良友愷撒者此短劍也；苟他日國家有事，可以效命疆場，爲羅馬犧牲，有所恃而不恐者，亦此短劍也。』

本篇轉錄文學與革命。原爲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之 Julius Caesar 一劇中第三幕第二場的文字。

題解 羅馬 Rome 自紀元前二世紀時統一中意大利，後又略定南意大利，勢力擴張於地中海，其時行共和政體，國勢頗盛 至紀元前一世紀時，愷撒 Julius Caesar (100—44. B. C.) 崛起，東征埃及，西征西班牙與不列顛，兵威及於北歐。愷撒乃自爲英白勳脫 Imperator，集文武全權於一身，爲共和時代之專制魔王 聲勢赫奕，思欲傾覆共和，竊取王位。安多尼

Antoni (82—30. B. C.) 爲愷撒之寵臣，曾在大衆之前，欲以王冠加於愷撒之首。布魯達斯

Brutus (85—42. B. C.) 恐羅馬共和政府，爲愷撒所傾覆，遂於紀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在元老院將愷撒刺死。刺死之後，即在公共場 Forum 對大衆作以上之演說。

四 波特列亨利演說詞

『余今向列坐之議員諸君，敢有所陳說：夫懷空望而求僥倖者，乃恆人之情；至不履正道而冒危險，好放肆，圖苟安，雖陷世界於禽獸而不顧，此種荒淫、邪惡，實無恥小人之所爲；若夫志士仁人，則慷慨激昂，以保障人權爲己任。蓋以吾人之生存，自由爲不可須臾離者；若使人有眼不能視，有耳不能聽，則人生之幸福，又在何處？諸君！猶欲甘爲奴隸之人乎？余雖明知事之艱苦，然亦必焦思苦慮，以求真理之所在，而細察其是非邪正；其邪者、非者，破除之不遺餘力，其是者、正者，則保護之而不許人有絲毫之侵犯。』

『既往之經驗 實引導吾人之燭光也。故欲知將來之形勢 不得不以

既往之經驗推之。在座諸君，固無不愛自由如生命，然默觀十年來，英國宰相之設施，能滿吾人之望者，有一人乎？諸君！前日英國首相似大發慈悲，受理吾人之請願，然如此即以爲有圓滿之希望乎？此決不可信恃者也。彼懷挾詐術，不過欲吾人納於陷阱之中而已！此所謂笑裏藏刀者也。諸君幸勿爲彼所誑惑，苟一細察，必能洞燭其奸。英國宰相受理吾人之哀訴，似已大發仁慈之心，然英政府今方大出水陸之師，鱉鼉蔽海，旌旗連野。噫！何陽待我以仁慈而陰遇我以酷虐乎？若使英政府愛惜吾人，果有交親和睦之誠意，又何必大張軍備，務以高壓爲能事哉？吾人苦英之虐政，亦多年矣，含垢忍辱，毫無敵愾之心。今英國忽向我出師，欲仇視我，敵視我，破壞和親，高施壓迫。縱我欲俯首下心，有所不可；縱我欲奴顏婢膝，亦有所不能；而況彼之暴力，實爲攻伐征服之利器，而亦暴主虐待臣民之祕訣也。諸君！諸君！慎勿自欺其心！

『余敢向諸君有所詢問：彼之軍備，若非爲壓迫吾人，果爲何乎？諸

君能證明其不爾乎？然則彼之軍備，舍壓迫吾人更有他乎？是乃英之姦相貪吏，窮多年之心力，所鍊成之桎梏也；今欲加於吾人之身，吾人果何法以禦之乎？以正義讜論禦之乎？然此乃十年來所採用之法而卒無微效，雖舌爛筆禿，千說萬辯，非盡歸於夢幻泡影中乎？欲出之於請願訴苦乎？是亦既盡其詞，既窮其辯矣！願諸君細察今日之形勢，勿稍怠忽，吾人今已智窮力盡，或哀訴請願，或諫爭抗論，更叩頭拜跪於英王陛下，乞對於宰相及議院稍加裁制，然無效也如故！今則勢迫矣，情急矣，雖吾人竭力掙扎而卒不可倖免之禍難，已將臨頭；哀訴請願，既爲彼所輕視擯斥，諫爭抗論，更遭彼之虐待凌辱，叩頭頓首，復被踐踏於英王之座下；勢已至此，吾人尙有分毫和平之希望乎？和平既無希望，而吾人所欣羨之自由平等，所愛重之天賦人權，復不可得；則吾人前途之黑暗，尙忍言耶？故今日欲跳出奴隸之火坑，欲償吾人所抱自由平等之宿志，則雖肝腦塗地，亦所不辭。諸君！諸君！吾人被追至此，不得不奮而戰也！不得不奮而戰也！

故時至今日，尙可爲者，則在乎依賴干戈，訴仲裁於皇天后土耳！

「諸君皆曰：『吾人小弱，不能當勁敵。』噫！是何言也！若必待強盛然後與之抗，則強盛期於何日乎？一句乎，抑一年乎？吾恐自今再遲數日，卽此僅有之兵器，亦將被剝奪而無餘。英國之哨兵，已每戶屯聚矣！吾人至今尙能優柔寡斷，自誤時機，高枕安臥，空望不可恃之和平，虛待他日之強盛，以靜待敵人之桎梏加於吾頸乎？吾人所恃爲從天賜予之力，若能盡其所有，決非小弱，何勁敵之足畏？我有衆三百萬，同心戮力，共舉自由之義旗，同據權利之堅城，守其國土，彼雖有堅艦利兵，安能敵我？且吾人非僅僅以力戰也，實以正義人道與之相周旋；愛義憎暴，實上帝之心，故上帝必能福我也。今敵人欲侵弱暴寡而廢正義，故吾人應秉持正義，起而與之爭；雖勢窮力竭，上帝必降援軍以救吾。而況師貴有名，今僅憑暴力，必致敗亡；若我仁義之師，堂堂之陣，勇往直前，必能克敵而無疑。吾人困於進退維谷之勢，偷安苟且，欲戰不前，欲退不服，旣已稍

失時機；倘再蹉跎，退而不戰，則舍甘爲牛馬奴隸之外無他矣！今敵人多年鍊就欲加於吾人頸項之鐵鎖，戛戛之聲，已聞於波斯頓之原野矣。勢迫如此，雖欲不戰，豈可得乎？故吾人當求速戰，當求速戰！諸君尙頻唱交親和睦之說，今和睦已無望矣，雖欲穩健、持重，而亦不可得矣。戰端已開，北風過處，時錚錚於耳鼓者，非敵人鐵騎之聲乎？嗚呼！吾同胞弟兄，宜速赴戰場；何尙安居於此，不執干戈而起耶？

『諸君所希望者，果能得乎？吾人之自由，已被剝奪；吾人之權利，已被摧殘；吾人已墮入奴隸之深淵；如此猶欲夢想和平，愛惜生命，甘心屈辱於苛政之下乎？縱諸君自願隸從暴君、污吏，拋棄天賦之自由平等而醜顏於人世，亦且爲上帝所不容。余不知諸君究有何善策；若余則已虔誠盟告上天矣：「不自由，毋寧死！」』

本篇轉錄文學與革命。

題解 波特列亨利 Patrick Henry (1736—1799) 是美國抗英獨立開國的元勳。英國素來

波特列亨利演說詞 法國馬賽革命歌

壓迫北美殖民地，這時——一七六五年——英國以財政窮乏，施行印花稅於北美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因無選充英國國會議員之權利，就宣言也不負擔納稅的義務，派代表到英國去抗爭。後來英國雖將印花稅撤消，卻又另徵茶稅，北美殖民民不服，一七七三年竟將英國的茶船沈沒於波斯頓港 Boston，一面就舉獨立的旗幟和英國開釁，英國即調遣海陸大軍赴美。波特列 亨利的演說，就在兩方決裂的時候，在費拉德費 Philadelphia 會議發表。

五 法國馬賽革命歌

一

黎士禮著
劉半農譯

我祖國之驕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旆已高揚。君不聞四野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二

爲問保王黨，爲問民賊與奴兒：若曹竊弄威權久，今後羅羅裸裸

④將何爲？爲問桎與梏，爲問綫與縲：置汝非一日，置汝究爲誰？嗚呼！人誰不爲己，法人寧甘奴隸死！豈曰僥倖可成功，忍無可忍乃出此。丈夫生當有所爲，破除奴制自吾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三

暴·力·奴·我·體，安·能·殲·我·之·精·誠？烏合億萬衆，豈敵什一義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五〕}兮蒼天，凡我志士，誓死直前！縱使敗衄^{〔六〕}，不願瓦全。毒魔之連旦夕盡，吾民寧久困於倒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四

告爾暴君，爾應戰慄，爾厲^{〔七〕}爾國，僇^{〔九〕}爾無恤。爾暴虐國人，

終當害爾身。吁嗟乎！執戈之士齊臨爾，爾不自焚終磔^{〔九〕}死。不幸義兵有敗時，前仆後起無底止。法蘭西國世世產英雄，英雄之刃齊向暴君指。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五

法蘭西之勇士，法蘭西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脅從之衆當憐恕，王黨巨慝^{〔一〇〕}何處逃。王黨甘吾血，布雷^{〔一一〕}助逆鑽吾骨，凡此豺虎惡且兇，吾劍當洞若曹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六

耿耿愛國忱，導我赴行伍，將此擁護自由心，奮身進殺豺與虎。欲問人道主義何時揚，但看軍旗十丈隨風舞。吁嗟乎！我敵已屈垂卒時，爾其

徐死，一觀域中勝敗竟何如！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本篇轉錄文學與革命。

題解

馬賽革命歌

La Marseillaise

，或譯馬賽曲。

法國大革命時，馬賽地方之革命軍

，沿途高唱此歌，以達巴黎。

作者生平事實

諾舍德黎士禮

Rouget de Lisle

，法國軍人兼歌曲作家。所作以馬賽曲爲

最著名，於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竭一夜之力成之。一七六〇年生，一八三五年死。

注

〔一〕芻秣，養牛馬禾穀也。

〔二〕說文：

『厲，旱石也，』可磨刀刃。兵作兵器解

。〔三〕法國革命時，議會中分保王黨、溫和共和黨、過激共和黨等三派。保王黨主張王政立憲，仍奉路易十六爲王，與過激黨牴牾最甚，爭鬪最烈。其後過激黨勢盛，盡捕保王黨置諸獄，大行殺戮，而路易十六亦處死於斷頭臺。〔四〕擻，力己，平。裸，々X己，上。裸，擻，本蠻族名。此處借作鬼域之意。〔五〕昊，尸么，上。昊昊，廣大貌。〔六〕趾，尸

法國馬賽革命歌 五人墓碑記

二一

，入。敗衄，失敗挫折也。〔七〕此厲字作病字解。〔八〕僂，與戮同。〔九〕磔，出主，

入。凌遲之刑，卽碎剮也。〔一〇〕愍，勿×，去。巨愍，謂民衆所同痛疾之大惡人。

〔一一〕布雷 *Bottle*，保王黨組閣時，爲財政大臣。

六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一〕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闖廢祠〔二〕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三〕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四〕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五〕三月之望。吾社〔六〕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七〕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八〕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九〕爲魏之

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二〇}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儼然^{二二}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二三}而函^{二四}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闢之亂，搢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二五}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二六}紛出，鉤黨^{二七}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闢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二八}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二九}而投繯^{三〇}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今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

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二二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罔卿^{二三}因之吳公，太史^{二四}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作者生平事實

張溥，字天如，明太倉人。嘗集吳郡名士，結爲復社，相與復古學，論

朝政，爲朝臣所惡，屢加摧殘。著有詩經註疏大全、春秋三書等。

注

〔一〕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明江蘇吳縣人，萬曆進士。性耿介。熹宗時，歷官

吏部稽勳司主事、文選司員外郎，力杜請託，抑僥倖，清操嶒嶒。後乞假歸。以忤魏忠賢，

爲其黨所誣陷，被逮下獄死。〔二〕此指吳郡，後漢置，今江蘇省蘇、常、滬、海一帶皆屬

之；隋時改郡爲蘇州。〔三〕罔，一乃，平。宦官也。明末，宦官魏忠賢得熹宗信任，權傾

一時，無恥士大夫，多拜其門下爲義兒，且爲之建生祠於各處。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其生祠亦廢。〔四〕爲之營墓也。〔五〕草野，指布衣無名之人。顏佩章，賈人子；楊念如，鬻衣者；沈揚，業牙僧；周文元，周順昌之與人；馬杰，市民。〔六〕丁卯，明熹宗天啟七年。〔七〕吾社，即指復社。〔八〕緹騎，赤衣馬隊也，爲漢時執金吾侍從；執金吾之職，主擒奸執猾，故後人稱逮捕犯人之官役爲緹騎。〔九〕拱，彳，入。撻也。〔一〇〕大中丞，即巡撫，爲一省長官。其時魏忠賢黨毛一鷺爲江蘇巡撫，駐今吳縣。〔一一〕漚，丁×，去。溷藩，廁所也。〔一二〕儼然，猶鬱然，累積之狀。〔一三〕脰，勿又，去。項頸也。此處指頭顱。〔一四〕函，以匣封藏之也，即棺殮之意。〔一五〕編伍，編氓之伍也。猶言平民隊裏，謂其出身低微也。〔一六〕矯詔，假託皇帝之命令也。〔一七〕鉤黨，如一人犯罪，鉤連而捕其同黨并治之也。當時如黃會素、李應昇、繆昌期、高攀龍等忠實之臣，皆東林黨人，均被逮死。〔一八〕非常之謀，謂忠賢欲篡明稱帝之陰謀。〔一九〕聖人，指莊烈帝。〔二〇〕投縲，自縊也。崇禎元年，帝放忠賢於鳳陽，既而復召回。忠賢知不免，遂自縊於阜城驛。旋又下詔戮其屍。〔二一〕莊烈帝又下詔郵冤陷諸臣，諡周順昌曰忠介。

〔二〕同卿，官名，卽太僕。〔三〕太史，爲史官之長。明清二代，史館事多以翰林爲之

，故俗稱翰林爲太史。

七 書葉機

龔自珍

鄞〔一〕人葉機者，可謂異才者也。

嘉慶〔二〕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三〕；機以廩貢生〔四〕治試具，凡竹

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五〕檄〔六〕曰：『貢生某毋與試。』

機大詫。

初，蔡牽〔七〕、朱潰〔八〕兩盜爲海巨癩，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

三至。海濱諸將休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忸，不

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九〕阮公〔一〇〕也，素聞機名，知沿海

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一一〕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一二〕，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耽

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一三〕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

，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四）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借礮於武官？』『不可！』
『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揜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五）至行省（六），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七）！』夜半，齋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八）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九）。』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鯨鯢（一〇）。殺賊四百餘人。

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

浙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旗，機之旗也。自署^(二)曰「代山」，其村名也。朱瀆艦中或爭軋詛神^(三)，必曰：『遇代山旗！』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作者生平事實 龔自珍，字璣人，號定庵，清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學

問淹博，才氣過人；其文導源周秦諸子，沈博奧衍，自成一家。

注 〔一〕鄞，今浙江鄞縣，舊寧波府治。 〔二〕嘉慶，清仁宗年號。 〔三〕科舉時代，

每逢子、午、卯、酉之年，集一省士子於省城試之，是爲鄉試。中式者稱舉人。 〔四〕科舉

時代，生員由公家給廩膳者，稱廩生。 〔五〕巡撫，清代一省之長官。 〔六〕檄，札也，爲

公文之一種，清時凡大吏行文於下屬均用札，文中每以「檄」字代之。 〔七〕蔡牽，清福建

同安人，爲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以屢爲清兵所敗，自鑿其船，沈海死。 〔八〕朱瀆，亦

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爲清將許松年所殺。 〔九〕儀徵，今江蘇儀徵縣。 〔一〇〕阮公，

阮元也。清儀徵人，號芸臺，乾隆進士，官至大學士。所至提倡學術。著有學經室集。卒諡

文達。〔一〕鄉勇，鄉里所自練之團防兵勇；以保衛本鄉之治安爲職志。〔二〕定海，今浙江定海縣。〔三〕考試中式日售。〔四〕哈，丁馬，平。調笑也。〔五〕健足，速於行路者。〔六〕宋時各省稱路。元始於各路設行中書省以治之，稱行省。此指浙江省會杭州。〔七〕畫諾，簽字承認也。〔八〕簿，猶言計算總帳。〔九〕謂九舟已足，其餘再聽派遣。〔一〇〕餘，丁，平。隹，丁，尤，平。隹，大舟也。〔一一〕署，題也。〔一二〕詛神，謂在神前賂咒也。

八 大鐵椎傳

魏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人，工技擊，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癯。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旣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

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籃布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榻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色〕}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

將至鬪處，送宋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鬻^{〔色〕}策^{〔色〕}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

，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作者生平事實 魏臚，字冰叔，明江西寧都人。與兄祥弟禮皆以文章名，號寧都三魏，臚尤傑出。明亡不仕，清康熙時，薦應博學鴻儒科，終不就而歸。著有文集詩集等。

注 〔一〕北平，即今之河北北平市。〔二〕懷慶，今河南沁陽縣。〔三〕扣，問也。

〔四〕響馬，馬賊也。〔五〕竇，勺一，入。竇築，本龜茲樂器，後傳入中國。其製分兩部：上部爲蘆管，有三孔；下部爲金口，漸大。全長七寸。管端有簧，吹之，能發聲。

九 十年前的今日

大白

在延續幾千年的專制政體之下，怎地會有「十年前的今日」〔一〕這一日呢？不消說，這是許多革命先烈、前輩、同志的努力。

革命，是要有天才的，是富有愛苟安、怕冒險的惰性的羣衆裏面所不可多得的；所以在處常的社會，除極端保守者外，總是主張改良的多，主張革命的少。這些主張改良的常常說：「革命，危險，損失很大，不如改

良。」啊！損失很大嗎？那麼，就把革命和改良底損失，比較一下看。譬如一所破爛的房子，改良的主張修理，革命的主張拆造。拆造房子，拆的時候，固然難免危險，而且犧牲很多；新房子還沒造好，更保不住要受露宿的恐慌和苦痛。但是空間上的損失，不過一次；時間上的損失，更不過短期。至於修理房子，把時間截斷，空間隔開看，好像損失很小似的。可是通盤計算起來，儘管拖延下去，房子畢竟要倒，倒了還是免不了一個拆造；那麼，在空間上要受零碎破壞和總破壞的兩重損失，在時間上要多住若干日子的破爛房子，試問這是多麼不經濟，還可以說是損失很小嗎？所以一般人的主張或贊成改良論，都是但顧目前，不會通盤打算的緣故。可是革命畢竟是要有天才的，所以主張或贊成改良論者底常居多數，實在是必然的。這樣說來，不是革命永不會實現，永不會成功了嗎？不然的。

最初的革命的喊聲，一定要先從少數有革命天才者底口裏發出。這種喊聲發出之後，一定爲愛苟安、怕冒險的羣衆所不喜，不但不喜，而且恐

慌；所以一時決不能得到比較多數的共鳴，保不定還要遭很大的危險，做前驅的犧牲。可是只要前仆後繼，鏗而不舍，儘管繼續着努力下去，這最初微弱的喊聲，自然會漸漸地擴大起來，得到多數的響應。到了革命的空氣布滿全社會，時機一到，只要一夫高呼，自然萬衆齊和了。這時候，不但改良論者，受了感染，一定投向革命者底旗下；就是保守論者，也許幡然變計，高談革命起來；所以革命的初步，就在乎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試看「十年前的今日」這一日，不是許多革命先烈、前輩、同志，在二三十年中，前仆後繼，鏗而不舍地繼續着努力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的結果嗎？所以我們今日，紀念「十年前的今日」，先要認識這一日是許多革命先烈底頭顱血肉，和許多革命前輩、同志底精神體力底結晶。

然而進化是不息的，革命是不斷的，這個意義，是現在存在的前輩、同志們所必須認識的。十年前的今日發創事業，因為貪用舊料的緣故，固然是一向不會完工；世界革命的潮流，已經從政治的進到經濟的，又決不

至於像一班冥頑不靈的軍閥、官僚們底塞聰蔽明，毫無聞見。那麼，我們不應該從紀念「十年前的今日」的意義上，再決心繼續着努力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嗎？

看啊！「十年前的今日」以前，被一般富有愛苟安、怕冒險的惰性的羣衆們唾罵爲叛賊、亂黨、暴徒，卽不然，也指爲太新、過激的前輩、同志們，到如今不過十年，卻是我們眼看着他們一個個跑到舊貨攤、垃圾桶裏去坐着，罵人家太新、過激的，不知多少了。險啊！進化是不息的，革命是不斷的，一不努力，就立刻會成革命的落伍者的啊！我們今日紀念這「十年前的今日」，別把自己拘留在十年前的時間的監獄裏呀！

本篇採自覺悟。

注「一」指武昌起義之日，卽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此文係民國十年的國慶日所作，故

其。

一〇 告知知識階級的朋友們

文叔

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聽我一句話吧！請聽我一句話吧！

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裏，向來有「士貴之說」。所謂「士」，便是所謂「讀書人」，也便是所謂知識階級。我們在歷史上，幾千年來，一向占有社會上特殊優越的地位，這是我們可以自豪的嗎？不，不，決不！老實說吧，我們幾千年來的歷史，都是相斫的歷史，而所以造成這相斫的歷史，恐怕所謂「士」者，不但脫不了干係，並且得擔一大半的責任吧！沒有刻薄的李斯，嬴政或許不至於如此專制吧；沒有定朝儀的叔孫通，劉邦也或許嘗不到專制皇帝的味兒吧！嬴政、劉邦，原都不過是匹夫，推而至於最殘暴的夏桀、殷紂，也都不過是匹夫。沒有人「助桀爲虐」，他們只一個光桿的帝王，中什麼用，能作什麼惡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肯做劍子手，誰還能殺殺人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肯做奴才，誰還能做凶惡的暴主呢？沒有拜魏忠賢做義父、替魏忠賢造生祠的無恥士大夫，魏忠賢敢這樣作惡嗎？沒有爲要自己升官發財而甘心獻媚異族的吳之榮，會

有明史的文字之獄嗎？歷史上有聰明、有能耐而善於「助桀爲虐」、善於「逢迎君惡」、甘爲暴主的工具、甘爲殺人的劊子手的人，不是一大半——或者竟可以說完全是屬於知識階級的所謂「士」嗎？

就使退一步說，手上不會染着殺人的血痕、嘴裏沒有巧立種種名義教唆暴主借以殺人的、不作惡的知識階級，在歷史上固然也有。但是，他們也僅僅乎是消極的不作惡而已；除墨子等極少數的幾個人外，他們的中心思想，還只在求個人的「飛黃騰達」；他們雖然還有良心，不忍把民衆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他們可沒有遠大的見識，沒有廣闊的胸襟；畢生只踟躕於利祿之中，徘徊於仕途之上，替自己個人找出路，而從沒有放眼看到自己以外的大衆；「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一句話，他們實在夢裏也沒有想到過。要是有人說我的話說過了頭，那麼，請問，像人權宣言這一類作品，爲什麼在我們歷史上，找不出相當的例呢？我們的知識階級，也有筆墨也有紙，也有頭腦也有眼，爲什麼沒有一個能發見到這種大處，能

穀激起這等磅礴深廣的思想，能穀寫出這樣偉大的文字呢？

民國成立以來，知識階級的作惡造孽，越發要變本加厲了。有些不肯無恥的知識階級的人們，他們不但做經濟社會中的寄生者，做政治社會中的食客，並且甘心做軍閥的走狗，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的眼，只看見他們所依以生活的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從不見大多數人的利害關係。他們的手，只想抓住金錢和權力，從不接觸撫摩到大多數人的遍體傷痕。他們抓住了權力，要保持不失，便濫用權力來殺人，使政治上的寬容和正義，絲毫不復存在；他們抓住了金錢，要保持不失，便濫用金錢來收買別人，使政治道德墮落到了極點。他們的心中，只貪戀個人的享樂和個人的地位，日夜夢想着怎樣掠得人民脂膏的結晶來建設供自己享樂的金屋，而從不知道爲全民族找一個出路。他們只要可以解自己的渴，便喝別人的血也不會皺眉；他們只要自己有飯吃，只要自己的荷包裝滿，便會傷天害理，用盡心思，想出種種比猛虎更猛比毒蛇更毒的法子來壓迫平

民，敲剝平民，虐殺平民，無所不爲而且無所不至。惟其有這些不肖無恥的知識階級的人們，所以攪得全中國沒有一片乾淨土，每年達到今天國慶日，大家總覺得國將不國，慶無可慶。我們從前常常深惡痛疾軍閥和帝國主義；但是，假使只有軍閥，沒有爲虎作倀的知識階級，這些和紙糊老虎差不多的軍閥，能穀吃人吃得如此凶狠而且如此巧妙的嗎？我們試看，民國以來的種種慘劇和惡業，那一件不是由那些有思想有知識會出主意會掉槍花的爲虎作倀的知識階級教唆着或是幫助着幹出來的？至於帝國主義，雖然是我們的大敵，但是其來自外，我以爲並不十分可怕。照生物和人類。的歷史看來，一種生物或是一個民族的滅亡，往往是由於外來的原因者小而由於內在的原因者大；要是從前我們自己不內腐，沒有一個人肯腐爛了良心甘於引狼入室做帝國主義的工具，那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恐怕不至於厲害到這步田地吧！

* * * * *

「往者不可追」，過去，是過去了；現在，如何呢？我想，現在，是時候了！知識階級懺悔的時候到了！贖罪的時候也到了！

現在，軍閥是打倒了，北伐是成功了，全國是統一了，領導我們民衆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正在用了全副精神和力量預備訓政的設施了！我們從前今年希望明年明年希望後年過一次失望一次好容易等到今天在這第十七次的國慶日，究竟撥開了雲霧掃盡了陰霾現出青天白日來，這真是可喜可賀的事！這真是值得薄海歡騰普天同慶的開我國歷史新紀元的一天！

但是，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聽我一句話吧！請聽我一句話吧！今天，我們在歡喜慶賀的當兒，同時要立刻覺悟：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懺悔的時候到了！我們贖罪的時候也到了！今天，我們要把牠看做也是開我們知識階級新紀元的一天。從今天起，我們要改過遷善，要絕不文過飾非的把從前我們所留下的污點洗除淨盡，要勇敢無畏剛強不屈的把目前我們應得擔負的使命擔負起來！

我·想·，·從·今·以·後·，·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能·力·，·只·能·為·全·民·而·用·，·只·能·為·大·眾·而·用·，·不·能·再·為·任·何·凶·惡·的·虎·狼·作·工·具·，·不·能·再·為·任·何·特·殊·的·勢·力·作·護·符·，·不·能·再·為·任·何·不·必·要·的·東·西·作·裝·飾·！·我·們·只·能·在·全·民·之·前·折·節·服·務·，·只·能·在·大·眾·之·前·鞠·躬·盡·瘁·；·不·能·再·在·威·權·、·金·錢·、·或·別·的·什·麼·東·西·之·前·屈·膝·。·此·其·一·。

我·想·，·從·今·以·後·，·我·們·只·能·為·全·民·族·找·出·路·，·不·能·為·個·人·找·出·路·。·我·們·要·擴·大·放·遠·我·們·的·眼·光·，·看·到·全·民·大·眾·的·利·害·關·係·，·不·能·再·戴·了·近·視·眼·鏡·，·只·注·目·於·個·人·或·少·數·人·的·得·失·。·我·們·要·依·照·訓·政·的·方·針·，·把·我·們·各·個·人·所·有·的·一·星·之·火·，·合·成·一·盞·輝·煌·的·引·路·的·明·燈·，·指·示·在·暗·中·摸·索·的·全·民·大·眾·，·走·上·坦·蕩·蕩·的·光·明·的·前·途·；·不·能·再·像·運·動·場·中·賽·跑·一·般·，·只·圖·自·己·能·鼓·奪·得·錦·標·和·獎·品·，·故·意·擠·軋·同·路·的·夥·伴·以·求·捷·足·先·得·。·此·其·二·。

我·想·，·從·今·以·後·，·自·訓·政·開·始·以·至·憲·政·告·成·之·日·，·都·是·我·們·吃·苦·的·時·候·，·不·是·我·們·享·樂·的·時·候·。·本·來·，·在·產·業·落·後·的·中·國·，·一·切·衣·食·住·行·所·必·

需的物質條件都沒有完備的現在，我們原不配享樂；要是我們再睜眼看大多數同胞過的是什麼生活，我們更不該享樂。在現在，我們不止應該在個人的生活問題之外，顧到全民族生命的維持；並且必須時時勉勵自己，鞭策自己，使個人能以最低限度的生活，爲全民族負最大限度的責任。在現在，我們要吞着黃連做工作，別希望含着蜜糖做工作；我們要在矮屋茅檐下做工作，別希望在高廳大廈裏做工作。此其三。

上述三端，應該是我們懺悔的信條，是我們贖罪的願書，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針，是我們今後應走的正路：我想。

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現在是我們懺悔的時候了，是我們贖罪的時候了！從今天——開我們的新紀元的一天起，把我們手上的血痕洗淨，心上的污點湔除，點起我們的明燈，擔起我們的責任來吧！
民國十七年
國慶日。

本篇採自貢獻。

告知知識階級的朋友們 李氏山房藏書記

注 [一]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術，相秦皇定郡縣制，下禁書令，以嚴刑峻法

擴張君權、鞏固帝位。 [二]叔孫通，漢薛人，爲博士，說高祖定朝儀；朝儀定後，羣臣覲見之時，莫不振恐肅敬，無敢譁諱失禮者，於是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三]事見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明相國朱文肅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朱氏家中落，以夔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清朝語。後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株連而死者多至七十餘人。之榮卒以此起用。 [四]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法國第一次大革命時國民議會所發表之宣言。

一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

草、木、絲、麻、五穀、六材〔二〕，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臯〔三〕爲多書。韓宣子〔四〕適魯，然後見易象〔五〕與魯春秋〔六〕，季札〔七〕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八〕；而楚獨有左史倚相〔九〕，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一〇〕。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一一〕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蕪於昔人；而

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一〕，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二〕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嚙〔三〕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注 〔一〕六材：土、金、石、木、獸、草也。禮：『天子之工六：土工、金工、石工、

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二〕柱下史，官名，周守藏室之史，古者史官居柱下以

記事。聃，卽老聃，姓李，名耳，爲周柱下史。孔子適周，見老聃，得百二國寶書。〔三〕韓宣子，春秋時晉卿，名起。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四〕易象，卽易經中之象傳，相傳爲孔子所作，所以釋爻象之辭也。〔五〕春秋，魯史之名。〔六〕季札，春秋時吳王壽夢之少子。壽夢見季札賢，欲立之，季札卒不受。〔七〕風、雅、頌，爲詩經中之三大部類。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風雅頌，見左傳。〔八〕倚相，人名，春秋時楚之左史也。〔九〕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洲之志。〔一〇〕六經，謂詩、書、易、春秋、禮、樂也。樂經亡於秦，故不傳。〔一一〕季公擇，名常，建昌人。皇祐間進士。熙寧中爲右正言，官至兵部尙書。少時，曾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卽留所鈔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一二〕五老峯，廬山有五峯，狀如老人，故名。〔一三〕咀，仄，上。噍，仄，去。咀噍，猶言明嘔。

一一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

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二〕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三〕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四〕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四〕植〔五〕者七人，甲冑執織植者十人，負〔六〕者七人，偃寢〔七〕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九〕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搃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一〇〕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一一〕者、立者、人立者、齧〔一二〕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一三〕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一四〕齧者、秣者、騎者、驟〔一五〕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

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作者生平事實

韓愈，唐鄜州南陽人，字退之。性明銳，操行堅正。憲宗時，諫迎佛骨

，貶潮州，卒諡曰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通貫，其文深探本原，闕深奧行，尤爲後世所宗。其先世居昌黎，宋熙寧中，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有昌黎先生集。

注 「一」田獵之犬。「二」羈，引一，平。馬絡頭。鞫，勿一，入。馬韁也。禮記：「

執執羈鞫而從。」 「三」隼，出文，上。鷹類，一名鶴，性銳敏，飛極速如矢，善襲他鳥

；用以助獵。「四」鈇，丁又，平。小斧，猶今之鋤刀。鉞，卅廿，入。大斧。「五」植，

立也。「六」負，有所擔荷也。「七」偃，仆也。寢，臥也。「八」火有其炎，寒者附之。

附，近也。「九」舍，居屋下也。「一〇」上下，謂上下車也。「一一」訛，兀己，平。動

也，覺也。「一二」斃，丁亡，入。齧草也。「一三」痒，一尤，上。與癢通。「一四」踉

，去一，去。踴也。「一五」驟，馬疾步也。「一六」弓服，弓衣也。「一七」矢房，盛矢

之具。「一八」箆，勿乙，平。箆之有柄可執者。「一九」篋，卅，上。盛物竹器，方曰

篋，圓曰筥。「二〇」錡，卅一，上。三足釜也。「二一」貞元，唐德宗年號。「二二」獨

孤申叔，字子重，愼之友，先愼而死。〔三〕碁，く一，平。彈碁，古游戲名。有譜一卷，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居易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柳子厚序碁，用二十四碁者，卽此戲也。〔二四〕河陽，卽今河南孟縣。〔二五〕侍御，官名。居殿中，察非法。〔二六〕少而，猶旣而也。〔二七〕國本，猶言善本。一作「故本」。〔二八〕閩中，今福建地。〔二九〕大都，大略也。

一三 圖畫

蔡元培

吾人視覺之所得，皆面〔一〕也；賴膚覺之助，而後見爲體〔二〕。建築、雕刻、體面互見之美術也。其有舍體而取面，而於面之中仍含有體之感覺者，爲圖畫。

體之感覺何自起？曰：起於遠近之比例〔三〕、明暗之掩映。西人更益以繪影、寫光〔四〕之法，而景狀益近於自然。

圖畫之內容：曰人，曰動物，曰植物，曰宮室，曰山水，曰宗教，曰

歷史，曰風俗。既視建築、雕刻爲繁複，而又含有音樂及詩歌之意味，故感人尤深。

圖畫之設色者用水彩，中外所同也；而西人更有油畫，始於「文藝復興」^(五)時代之意大利，迄今盛行。其不設色者，曰水墨，以墨筆爲濃淡之烘染者也；曰白描，以細筆勾勒形廓者也。不設色之畫，其感人也，純以形式及筆勢；設色之畫，其感人也，於形式筆勢以外，兼用激刺。

中國畫家自臨摹舊作入手，西洋畫家自描寫實物入手。故中國之畫，自肖像而外，多以意構；雖名山水之圖，亦多以記憶所得者爲之。西人之畫，則人物必有概範，山水必有實景；雖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損而潤色之。

中國之畫，與書法爲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西人之畫，與建築、雕刻爲緣，而佐以科學之觀察、哲學之思想。故中國之畫以氣韻勝，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西人之畫以技能及義蘊勝，善畫者或兼建築、圖畫二術，

而圖畫之發達常與科學及哲學相隨焉。中國之圖畫術，託始於虞夏〔七〕，備於唐而極盛於宋；其後爲之者較少，而名家亦復輩出。西洋之圖畫術，託始於希臘〔七〕，發展於十四、十五世紀，極盛於十六世紀。近三世紀，則學校大備，畫人夥頤〔八〕；而標新領異之才亦時出於其間焉。

本篇採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注 〔一〕面，幾何學名詞，有長有廣而無厚者曰面。〔二〕體，幾何學名詞，有長有廣而又有厚者曰體。〔三〕畫中有遠近法，以長短大小稀密分別遠近：近者長、大、而稀，遠者短、小、而密。〔四〕繪影寫光，卽以濃淡深淺繪寫物體之陰影，並表出其各部之光度也。

〔五〕文藝中興 Renaissance,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或譯「文藝復興」。中世紀初，日耳曼蠻族侵入歐洲，古來希臘羅馬之文化，衰落達於極點。至十一世紀而漸漸興復；及十四世紀而大盛。此時期史家稱之爲「文藝中興時期」，且以之爲中世與近世之分界。〔六〕書畫之發達：『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卽「繪」字。又舜女弟娥皇始作畫。畫首又名螺，故稱畫螺。〔七〕希臘 Callis, 國名。羅馬稱之爲厄力西

圖畫 點絳脣 詩二首

Greco, 在歐洲南部。當紀元前五六世紀時，文化即已非常發達。〔八〕夥頄，多也。〔說文〕

陳涉世家注：「服虔云：『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頄者，助聲之辭也。』」按夥本作縵。說文

〔齊謂多爲縵。〕

一四 點絳脣二首江上晚歸

施紹莘

蘋·蓼·灘·頭，鷺·鷥·腳·踏·孤·霞·影。晚風差定，一隻船兒穩。轉過溪灣，
好·幅·灩·川〔一〕景。村烟暝，不愁迷徑，記得門前井。

虹·掛·船·梢，一·鉤·新·月·魚·吞·影。晚鴉棲盡，枯樹祠前暝。歸扣籬笆，
兩扇柴門靜。山妻應，烹葵煮茗，飯熟久相等。

題解 詞調名。

作者生卒事實 施紹莘，字子野，明江蘇華亭人，工詞曲，有花影集。

注 〔一〕地在今陝西藍田縣灩谷川口，風景優美。唐王維建別業於此，嘗繪有灩川圖。

一五 詩二首

大白

秋晚的江上

歸巢的鳥兒，儘管是倦了，還歇着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把斜陽掉在江上；頭白的蘆葦，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爭光

只剩一抹斜陽了，山啊，你還攔住他做甚？

晚霞很驕矜地說：『斜陽去了，有我呢！』

『羞啊，一瞬的絢爛罷哩。』月兒在東方微笑了！

羣星密議道：『讓伊罷，伊也不能夜夜如此啊！』

但還有幾顆不服的說：『誰甘心讓哪！』依舊亮晶晶地和月兒爭光。

本課秋晚的江上篇採自鄧吻，爭光篇採自舊夢。

一六 百喻經二則

愚人食鹽喻

昔有愚人，至於他家。主人與食，嫌淡無味。主人聞已，更爲益鹽。既得鹽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緣有鹽故。少有尙爾，況復多也。』

伽斯那著
求那毗地譯

愚人無智，便空食鹽；食已口爽〔一〕，反爲其患。

山羌偷宮庫衣喻

過去之世，有一山羌〔二〕，偷王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三〕至王邊，王卽責其所得衣處。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者，著於腳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

題解 百喻經，謂百則譬喻之經也。原本上下二卷，上卷五十則，下卷四十八則。

作者生卒事實 伽斯那，天竺僧。求那毗地，蕭齊武帝時人，亦天竺僧。

注 〔一〕爽，失也，謂失其味覺也。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二〕羌，古時夷狄之

一種。山羌，謂伏處深山，未嘗開化之羌人也。〔三〕送也。

一七 商丘開

列禦寇

禾生子伯，范氏^{〔一〕}之上客，出行，經垆^{〔二〕}外，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三〕}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輕之。既而狎侮欺詒^{〔四〕}，攬、捩、揆、抗^{〔五〕}，亡^{〔六〕}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七〕}，儻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八〕}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九〕}於地，飢^{〔一〇〕}骨無礪^{〔一一〕}。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一二〕}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一三〕}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一四〕}同疑，子華令豫^{〔一五〕}肉食衣帛之次^{〔一六〕}。

俄而，范氏之藏^{〔一七〕}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

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一〕}，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口：『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一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二〕}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物亡^{〔三〕}逆者，如斯而已。今叻知子黨之誕^{〔四〕}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但然內熱^{〔五〕}，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題解 本篇爲寓言，言至誠所至，金石爲開也。

注 〔一〕春秋時晉士儉食采於范，子孫遂爲范氏。〔二〕捫， ㄩ ，平。郊野之外也。

〔三〕卽士儉之後裔，爲當時游俠之徒。〔四〕詒， ㄉㄧ^2 ，去。方言：『相欺亦曰詒。』

「五」擡，勿尤，上。推也。一曰搥打也。搥，勺一，入。推擊也。揆，牙，上。推也。扞，出，上。方言：『擊背也。』「六」亡，與無同。「七」單，盡也。「八」架，登也。「九」揚，一尤，去。與麗同，謂飄墮於地也。「一〇」飢，與肌同。「一一」礪，與毀同。「一二」詎，義與遼同；言未嘗遼以爲怪也。「一三」淫，此處當讀作深。隈，又，平水曲也。「一四」昉，方也，始也。「一五」豫，與預同。「一六」言得廁於肉食衣帛之列。「一七」藏，方尤，去。儲物之所曰藏。「一八」漫，汚也。「一九」誠，猶信也。「二〇」誕，欺詐也。「二一」內熱，言中心焦灼也。

一八 與友人荆雪濤書

于成龍

廣西柳州羅城^{〔二〕}，偏在山隅，土司^{〔三〕}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四〕}，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得一二。土民有獠、獞、獯、獧、獬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五〕}。

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六〕}，同年^{〔七〕}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

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八〕。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庭翼爲諸生〔九〕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一〇〕，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一一〕，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猺獞而餐煙瘴也。

行及湖南冷水灘〔一二〕，臥病，扶掖陸行；之桂林〔一三〕，謁上官。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一四〕之人，至是膽落〔一五〕；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與融城沙鞏〔一六〕連界。行至沙鞏，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

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關一門，入

，亦屋三間。內廊^{二七}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凡有陋弊，清察釐^{二八}革。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二九}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寧^{三〇}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卽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三一}：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三二}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三}二人；止存一僕，晝夜號咷^{三四}如風魔^{三五}，遂聽其歸。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三六}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獠獠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三七}，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縱盜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三八}。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

，肆虐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二七，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剿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脾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渠魁二八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滅。至是上官探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

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謠云：『武陽岡二九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三〇，遂有四川合州三一之擢。

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一食，讀書

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禮。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想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

作者生平事實 于成龍，字北溟，清山西永寧人，順治間副貢；官至兩江總督。著有山奏牘等書。

注 〔一〕柳州，清府名，府治在今廣西馬平縣。羅城，縣名，即今廣西羅城縣。〔二〕

明淸之時，於苗裔聚居之地，卽以其族之酋長爲統治官，名爲土司。〔三〕蠻煙、瘴雨，山

川溼熱蒸鬱之氣也。人中之，卽病。我國西南方暑溼之地有之。〔四〕謠、獠、猺、猓，皆

苗蠻族名。〔五〕版籍，戶口冊也。明末，廣西巡撫瞿式耜等擁立永曆帝，至是時而敗亡，

廣西始爲清有。〔六〕清源，縣名，即今山西清源縣。〔七〕科舉時同舉鄉貢者稱同年。

〔八〕資，託也。〔九〕諸生，謂學官弟子也。清時稱生員爲諸生。〔一〇〕處子，猶處女也

。古時謂女未嫁者爲處子。〔一一〕我國習俗，凡有遠行必先拜別祖宗祠堂，然後登程。

與友人荆雪濤書 指南錄後序

- 〔二〕冷水灘，地名，在今湖南零陵縣之北。〔三〕桂林，清府名，府治在今廣西桂林縣。
- 〔四〕抱疴，有疾也。〔五〕膽落，喻言驚極也。〔六〕融城，即今廣西融縣。沙
- 驛，地名，屬融縣，其西即羅城。〔七〕官舍曰廨。〔八〕釐，改正也。〔九〕魄，去又已，入。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一〇〕丁寧，再三告語也。〔一一〕舊時下級官對於上級官之報告曰詳。通詳者，對於各上級官皆以此同樣文書報告之也。〔一二〕當事者，即其時執政長官。〔一三〕咷，去么，平。號咷，大哭也。〔一四〕風，同瘋；風魔，猶言癡狂。〔一五〕隋制保甲之法：戶給門牌，書其家長之名，與其丁男之數，而歲更之。十家爲牌，牌有頭；十牌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皆以誠實識字有身家者充之。凡犯令作惡者，悉令查報。〔一六〕「懸首郊野」，所以示儆衆人。〔一七〕州縣爲親民之官，故稱民之父母。〔一八〕渠魁，猶言首領。〔一九〕武陽岡，在羅城縣北，爲搖播等窟宅。
- 〔二〇〕舊時臣下上君主之文書曰章。〔二一〕合州，舊屬四川重慶府，今改爲合川縣。

一九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時北兵已迫境，戰、守、遷、皆不及施；搢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_{〔一〕}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_{〔二〕}構惡於前，賈餘慶_{〔三〕}獻詔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_{〔四〕}。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于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_{〔五〕}，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

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閩_{〔七〕}，約以連兵大舉

，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八〕}；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迴，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九〕}，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一〇〕}，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一一〕}揚子橋^{〔一二〕}，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一三〕}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一四〕}，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一五〕}死。至海陵^{〔一六〕}，如高沙^{〔一七〕}，常恐無辜死。道海安^{〔一八〕}如臯^{〔一九〕}，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

可死。至通州〔三〇〕，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生死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三一〕，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鈔錄，……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

作者左平，字宋瑞，號文山，宋信水人。宋末，天祥起兵拒元，兵敗被執，不屈死；著有文山集等。

注 〔一〕除，拜官也；謂除去舊職而就新職。〔二〕時吳堅爲左丞相。〔三〕呂師孟，

文煥之姪，於德祐元年使元軍。〔四〕賈餘慶，時爲右丞相，與吳堅劉岳等並充祈請使如元

• 〔五〕虜帥，謂元帥伯顏也。〔六〕引決，謂自殺也。〔七〕闔，郭門內楬也。〔史記：「

闔以外，將軍制之。』二闔：天祥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

二闔少隙，不能合從耳。』按二闔，謂淮東制置司李庭芝與淮西制置司夏貴也。〔八〕天祥

東至時，揚有脫歸兵言沅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淮東制置司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

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復遣二路分

覬天祥，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

『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展轉至溫州（永嘉）。〔九〕

宋史：『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此言北海，當指今江蘇高郵以東地。〔一〇〕蘇州洋，

當指今上海附近一帶海面。〔一一〕瓜洲，在江蘇江都縣南四十里江濱，與鎮江隔江相對。

〔一二〕揚子橋，卽揚子津，在江都縣南十五里，自古爲江濱津要。〔一三〕賈明，天明時

也。〔一四〕城子河，在江蘇高郵縣東南。〔一五〕邂逅，不期而會也。〔一六〕海陵，今

江蘇泰縣。〔一七〕高沙，地名，在高郵縣西南。〔一八〕海安，在泰縣東南。〔一九〕如

臯，今江蘇如臯縣。〔二〇〕通州，今江蘇南通縣。〔二一〕痛定思痛，韓愈文：『如痛定

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

二〇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

我在發窘的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就是手裏這一小幅畫，等我來講道理給你們聽。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製的。你們看這個小孩子在海邊沙灘上獨自的玩，赤腳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勁把

它往沙裏栽；左手提着一把澆花的水壺，壺裏水點一滴一滴的往下吊着。離着小孩不遠看得見海裏翻動着的波瀾。

你們看出了這畫的意思沒有？

在海沙裏種花，在海沙裏種花！那小孩這一番種花的熱心怕是白費的了。沙積是養不活鮮花的，這幾點淡水是不能幫忙的；也許等不到小孩轉身，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況且那海水的浪頭也快打過來了，海浪沖來時不說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樹也怕站不住——所以這花落在海邊上是絕望的了。小孩這番力量準是白化的了。

你們一定能明白這個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聰明的，他拏這畫意來比我們一羣獸子，樂意在白天裏做夢的獸子，滿心想在海沙裏種花的傻子。畫裏的小孩拏着有限的幾滴淡水想維持花的生命，我們一羣夢人也想在現在比沙漠還要乾枯比沙灘更沒有生命的社會裏，憑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

幾顆文藝與思想的種子，這不是一樣的絕望一樣的傻？想在海沙裏種花，想在海沙裏種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聰明的朋友說，這幅小小畫裏的意思還不止此；諷刺不是它的目的。它要我們更深一層看。在我們看來海沙裏種花是傻氣，但在那小孩自己卻不覺得。他的思想是單純的，他的信仰也是單純的。他知道的是什麼？他知道花是可愛的，可愛的東西應得幫助他發長；他平常看見花草都是從土裏長出來的，他看來海沙也只是地，爲什麼海沙裏不能長花他沒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拏花來栽，拏水去澆，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來讚美這美麗的生命；以後怎麼樣，海沙的性質，花的運命，他全管不着！我們知道小孩們怎樣的崇拜自然，他的身體雖則小，他的魂靈卻是大的，他的衣服也許髒，他的心可是潔淨的。這裏還有一幅畫，這是自然的崇拜，你們看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頭的百合花，這時候他的心與月光一般的清潔，與花一般的美麗，與夜一般的安靜。我們可以知道到

海邊上來種花那孩子的思想，與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一樣的單純、清潔，我們可以想像那一個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樣來對着花膜拜祈禱——他能把花暫時栽了起來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後怎麼樣不是他的事情了。

你們看這個象徵不僅美，並且有力量；因為它告訴我們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這單純的爛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了他——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殘、有消滅的時候，但小孩愛花種花這一點天真，卻有的是永久的生命。

我們來放遠一點看。我們現有的文化只是人類在歷史上努力與犧牲的成績。爲什麼人們肯努力犧牲？因爲他們有天生的信心；他們的靈魂認識什麼是真什麼是善什麼是美，雖則他們的肉體與知識有時候會誘惑他們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們認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價值的時候，他們就自然的會得興奮，不期然的自己犧牲，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色的世界裏，贖出

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耶穌爲什麼不怕上十字架？密爾頓〔一〕何以瞎了眼還要做詩？貝德花芬〔二〕何以聾了耳還要製音樂？密乞耶其羅〔三〕爲什麼肯積受幾個月潮溼不顧自己的皮肉與靴子連成一片的用心思，爲的只是要解決一個小小的美術問題？爲什麼永遠有人到冰洋盡頭雪山頂上去探險？爲什麼科學家肯在顯微鏡底下或是數目字中間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陰？

爲的是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們不可搖動的信心；像我們在海沙裏種花的孩子一樣，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爲善的原則犧牲，科學家爲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爲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

你們想想在這地面上做事難道還不是一樣的傻氣——這地面還不與海沙一樣不容你生根；在這裏的事業還不是與鮮花一樣的嬌嫩？——潮水過來可以沖掉，狂風吹來可以折壞，陽光曬來可以薰焦我們小孩子手裏擎着

往沙裏栽的鮮花，同樣的，我們文化的全體還不一樣有隨時被沖掉、折壞、薰焦的可能嗎？巴比倫〔四〕的文明現在那裏？澎湃城〔五〕曾經在地下埋過千百年，克利脫的文明〔六〕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間纔完全發見。並且有時一件事體的存在並不能證明他生命的繼續。這區區地球的本體就有一千萬個毀滅的可能。人們怕死，不錯，我們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單有軀壳生命沒有靈性的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文化也有這種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罷了，最可憐的是勉強喘着氣的半死的文化。

你們如其問我要例子，我就不遲疑的回答你說，朋友們，貴國的文化便是一個喘氣的活死人！時候已經很久了，自從我們最後的幾個祖宗爲了不變的原則犧牲他們的呼吸與血液，爲了不死的生命犧牲他們有限的存在，爲了單純的信心遭受當時人的訕笑與侮辱。時候已經很久了，自從我們最後聽見普遍的聲音像潮水似的充滿着地面。時候已經很久了，自從我們最後看見強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掃掠過地面。時候已經很久了，

自從我們最後爲某種主義流過火熱的鮮血。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的骨髓裏有膽量，我們的說話裏有分量。這是一個極傷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這時代犯了什麼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很心的賞給我們這樣惡毒的刑罰？你們看看去，這年頭到那裏去找一個完全的男子或是一個完全的女子——你們去看看去，這年頭那一個男子不是風癱，那一個女子不是鼓脹！要形容我們現在受罪的時期，我們得發明一個比醜更醜比髒更髒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弱更懦弱的一類生字去！朋友們，真的我心裏常常害怕，害怕下回東風帶來的不是我們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鮮花、青草、蝴蝶、飛鳥，我怕他帶來一個比冬天更枯槁、更悽慘、更寂寞的冬天——因爲醜陋的臉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們這樣醜陋的變態的人心與社會憑什麼權利可以問青天要陽光，問地面要青草，問飛鳥要音樂，問花朵要顏色？你問我明天會不會放亮？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竟許不——

歸根是我們失去了我們靈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個單純的信仰，一

點爛漫的童真！不要說到海灘去種花——我們都是聰明人，誰願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裏種花，你都懶怕動手哪！最可怕的懷疑的鬼與厭世的黑影已經占住了我們的靈魂！

所以朋友們，你們都是青年，都是春雷聲響不會停止時破綻出來的鮮花，你們再不可墮落了——雖則陷穽的大口滿張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爛漫的天真直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們要保持那一點的信心，這裏面連着來的就是精力與勇敢與靈感——你們要不怕做小傻瓜，儘量在這入道的海灘邊種你的鮮花去——花也許會消滅，但這種花的精神是不爛的——

本篇節錄落葉。

注 [一]密爾頓 John Milton，是英國有名的詩人，一六〇八年生，一六七四年死。

[二]貝德花芬 Ludwig Van Beethoven，德國的大音樂家，一七七〇年生，一八二七年死。

[三]密佐郎其羅 Michelangelo 意大利有名的雕刻家，一四七五年生，一五六四年死。 [四]

海灘上種花 花的故事

巴比倫 Babylonia，在亞洲西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爲文明古國，相傳於公元前二二〇年即創立，後合併於亞述。公元前六〇五年，那布瀟復建立巴比倫帝國，子尼布薩滅亞述，國境益廣。公元前五三六年，爲波斯王居魯士所征服。史稱亞述帝國以前，建國於巴比倫者，爲前巴比倫；那布瀟所建者，爲後巴比倫。〔五〕澎湃城 Pompei，或譯邦貝，在意大利西海岸，本爲古羅馬帝國之繁盛都會。公元六三及七九年，維蘇威火山兩次大噴火，全城遂爲熔巖所掩覆，長埋地下；後至一七四八年，始爲考古家所發見。〔六〕克利脫 Olea，島名，在地中海東部，一名干地亞島，舊屬土耳其，現屬希臘。在後石器時代，愛琴海諸島文化已頗發達，克利脫島卽爲其代表；但其文化亦長埋地下，爲世所不知；直至十九世紀之末，始發掘得之。

二二 花的故事

鍾敬文

我近來因爲談談鳥的故事，竟連想到花的故事，索性也來扯談一回吧。

花的故事，似乎比起鳥來少得多。這大概因爲鳥是活動的東西，而且

有利便於附會的種種叫聲，所以能發生出許多有趣的故事，花既沒有那些適於誕育故事的資料，自不期然而然的減少了。

花的故事，在現在民間口頭上流傳的，我一時尙找不到，——這自然不是一點都沒有，不過，我想即使有，總太稀少了——我們且談談古時的花吧。

說也奇異，在古代的載籍中，關於花的故事，比較上有趣點的，實在也并不多。最著名的，要算秋海棠花的一個了：

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淚洒地，遂生此花。色如婦面，甚媚。名斷腸花。——見探蘭雜志。

這和我們嶺南人關於紅豆〔二〕的傳說很相似：

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淚落滿樹，結爲子，遂以名樹云。——見廣東新語。

西洋也有和這個類似的傳說，不過，牠是屬於迦南馨的。

迦南馨〔二〕爲西方名葩之一。有色有香，與山茶等。其色赤者，相傳爲聖母馬利亞〔三〕眼淚所化。當基督爲猶太人所執，往加佛來〔四〕時，聖母慘然從之，途次，見乃子血痕斑斑，悲極淚下，淚與血并，後遂挺生此花云。——見紫蘭芽。

悲劇的主人翁——尤其是女性——的眼淚和鮮血，能化成一種名花或樹實，這是民衆傳說中很流行的一個方式吧。——我們古代的傳說中，像湘妃的淚，能染成斑竹〔五〕；蛟人的淚，能滴作珠子〔六〕；襄弘的血，能化成碧玉〔七〕；都是和這些相類的故事。但既不屬於本篇範圍內，也就不必多說了。

其他如關於素馨花的：

昔劉鋹〔八〕有侍女名素馨，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見龜山志。

這實在太質樸了，沒有什麼情致，我們不願意去多談牠。寇準〔九〕詩

云：

杜鵑啼處血成花。

這雖然頗有意思，但只是詩人的想像語，不能當作民間傳說看。其實，詩人的思致，卻有很多富於傳說的意味的。憶得前人有一首詠玉簪花的絕句，說得很像是一個民間的傳說。惜我現在不能全舉其詞，姑把席振起的玉簪賦中很相似的語引了出來吧：

素娥〔一〕夜舞水晶域〔二〕，惺忪〔三〕釵朵琼瑤刻，一枝墮地作名花，洗盡人間脂粉色。

王安石詩中，也有跟這極像的語句：

瑤池〔四〕仙子宴流霞，醉裏遺簪幻作花。

這不知是由於輾轉模仿而然？還是爲的這種題材，易於使人作同一之思路所致？但無論怎樣，牠是很類似於傳說的，并不容我們就把牠當作傳說看待。

吾國詩歌中，最喜歡用以象徵愛情的花，莫如夜合、並蒂蓮之類。但對於牠的起源，卻不聞有如何幻詭妙麗的傳說，那麼，別的花之缺少帶着極有趣的故事，更屬當然的了。

零零碎碎地，說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結局是辜負了這個華美的標題「花的故事」。

本篇採自荔枝小品。

注 〔一〕紅豆，一名相思子，產嶺南。如豌豆大，微扁。色鮮紅，亦有半紅半黑者。

〔二〕迦南馨 Carnation，爲西方名花，色香均佳。〔三〕聖母馬利亞，卽耶穌之母。〔四〕加

佛來 Calvary，係拉丁文，觸體地之意，卽耶穌被難處，其地名曰各他 Golgotha。〔五〕

相傳舜崩蒼梧，二妃追至，哭之極哀，淚染於竹，斑斑如淚痕。〔六〕鮫人，水居如魚，眼

泣則成珠。見述異記。〔七〕寔，子尤，平。寔弘，相傳爲周靈王時人，能招致神異。異方

有貢玉人石鏡者，弘言於王，謂是聖德所招；周人以弘幸媚，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

不見其尸。〔八〕銀，子尤，上。劉銀，五代時南漢之末代國君。〔九〕寇準，字平仲，宋

華州人，封萊國公。「一〇」待查。「一一」素娥，卽嫦娥，月宮之仙人。相傳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一二」意謂月光晶瑩，如水晶世界。「一三」慳，入一ノ，平。慳，出又ノ，平。慳慳，動搖不定之意。「一四」瑤池，相傳爲西王母宮闕之所在。

二二 西湖香市

張岱

西湖〔一〕香市，起於花朝〔二〕，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三〕者日至，嘉湖〔四〕進香天竺〔五〕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六〕，市於湖心亭〔七〕，市於陸宣公祠〔八〕；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九〕。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一〇〕，蠻夷閩貊〔一一〕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一二〕上下、池左右、山門〔一三〕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煙蔽〔一四〕、簪珥、牙尺〔一五〕、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孩兒、嬉具之類，無不集。

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

袁石公〔二〕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閒都，不勝其村妝野婦之招搖；芳蘭薺澤，不勝其合香、莞菱〔七〕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八〕笙之喧聒；鼎彝〔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

作者生平事實 張岱，字陶庵，清劍州人。僑寓錢塘。著有陶庵夢憶。

注 〔一〕在浙江杭縣城西，周三十里，三面環山，有外湖、裏湖、後湖之分，為中國著

名勝境。〔二〕即俗稱之百花生日，所言時日不同，今以陰曆二月十二為花朝。唐時則二月

十五日；洛陽風俗，則以二月二日為花朝也。〔三〕普陀，島名，在浙江定海縣東海中。上

有大寺，僧徒羣往朝禮。氣候溫和，風景奇特，亦著名勝地也。〔四〕此指舊時之嘉興湖州

兩府。〔五〕天竺，寺名，在浙江杭縣。有三：一在飛來峯南，曰上天竺寺；一在稽留峯北

破雨遊山也莫嫌，卻緣山色雨中添。人家屋裏生松樹，穿出茅簷卻覆

簷。小溪曲曲亂山中，嫩水濺濺一線通。兩岸桃花總無力，斜紅相對臥春

風。三峯小石一方池，下有機泉仰面飛；坐看跳珠復拋玉，忽然一噴與山

齊。清遠溪中小閘頭，遮闌溪水不教流；山僧爲我放一板，濺雪奔雷怒未

休。雨裏匆匆怨出郊，晴時不出卻誰教？西湖北畔名園裏，無數桃花只見

梢。戶戶遊春不放春，只愁春去不愁貧。今朝道是遊人少，處處園亭處處

人。騎頂花枝儘鬧裝，遊人未暮已心忙；無端更被千枝柳，展取蘇隄

分外長。

題解 寒食，清明前一日也。原詩有十六首，選其八。

作者生卒 實 楊萬里，宋吉水人，字廷秀。紹興進士，累官寶文閣待制。張浚嘗勉以誠意正心之學，遂名書室曰誠齋；人稱誠齋先生。著有誠齋集。

注 「一」在浙江杭縣西湖，爲宋蘇軾所築，故名。南自南屏山，北接岳王廟前，長亙數里。夾道種柳。外湖裏湖卽以此爲界。

二四 落葉的輓詞

陳醉雲

西風已經安排了別筵，爲着那些將去的黃葉殷勤祖餞。夕陽有如紅燭，也曳着將灺的火燄，漸漸地低了，漸漸地燒到天邊。

這苦杯原不十分甘甜，但貪飲的楓葉，多已深深地帶着醉顏。低頭輕輕的一聲「再見」，便又飄然的去了一片。

如今鳥聲已不再啁啾，當筵的清歌又誰來啟口！難道就這樣黯然的別了嗎？爲甚麼不臨風昂首，爲甚麼不把箸碟輕輕扣？

啊，朋友！即使有揮不去的離愁，又何必把身體索索顫抖！是吧，你們儘着刺刺不休，大概是在細語那些過去的時候？

真的，在你們短短的歷史裏，也充滿着可悲可喜；在這樣日暮天寒的節氣，雖然沒有爐火，也何妨說些珍奇的回憶。

陽春四月，自然是最可紀念的時期：那時風也旖旎，花也美麗，青嫩的樹陰裏，還有燕語、鶯啼。

後來，繁花落盡，夏季來臨，枝頭的果實青青。雖然失去了童年的心，卻也贏得壯年的性情。

可是如今呢，你們，不料故舊忽將漸次凋零！但這也不要過於心驚；即使千年一春，不是也還有個窮盡？

試問今來古往，誰不在身上打了時間的印章！最好還是讓他像水一樣流浪，像雲一樣飄颻，像雨一般下降！

燦爛的生命，原像火花一般動盪；祇有無生的東西，纔會永遠安康。

本來是從「無」中來，原該再向「無」中往！

啊，也許，也許你們會羨慕那暖國的櫻欄；那裏沒有秋與冬的憂慮，但有溫暖的風雨；在多星的高原的夜裏，或者還可聽到繫鈴的駝羣在道上來去。

可是，不啻，假如可使你們變成一隊行旅，當着那日光炎炎如炬，你們又定會夢想故國的和煦。祇有想像是最美麗啊，也祇有想像纔最有趣！去·吧·，·不·要·怕·！·這·是·很·容·易·、·很·自·然·的·，·祇·須·輕·輕·一·擺·，·身·子·就·會·徐·徐·落·下·；·而·你·們·呀·，·也·就·可·以·脫·離·那·久·羈·的·鎖·枷·！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今·日·故·枝·，·明·日·天·涯·！·去·吧·，·去·吧·！·世·界·是·這·樣·廣·大·，·也·許·到·處·可·以·為·家·！

落去的琪花不知幾千萬朵，老去的瑤草不知幾千萬棵，萬物都有消長，逝者有如江河，又何惜「你」與「我」！

可是話雖如此，你們到底也太可憐啲！雖說靜止的餘生未必勝於奔波

，但此去啊，總是吉少凶多；何況還有不幸的踐踏，比死還要難過！

當那晨光悄悄，悄悄地照在廣道，你們又成羣的躺着，這幾乎使人疑是戰後的荒郊，而我卻蹣跚地獨來憑弔。

祇要偶然風來，便又四下蕭蕭。這時你們中，有些是神色懊惱，落地時哧的發出一聲苦笑；有些是依舊姿態自若，恰如蝴蝶的低徊嬉遊。

從你們的種種神情，可以看出你們的種種個性；即使是最後一幕了，也把各殊的形影，表現在最後的俄頃。

唉，這最後的俄頃，雖然是一律飄零，但也願你們進退分明。這進退分明，也就是你們的幸與不幸。

假使你們躺在當路，想要表示地位顯露，那麼，那些無情的清道夫，卻會把你們視同糞土，使你們與糞土同流合污〔二〕。

最好喇，還是飄入蓬窗破戶！在那裏，住着貧婦，她們是十分孤苦，正需要你們的幫助〔三〕。

她們是冷了，她們是餓了，衣也不溫，食也不飽；當人家衣錦食甘的時候，她們卻還冷着爐竈！

於是，你們的機會便到了：給她們以熱吧！給她們以光吧！盡你們的力量去燃燒，即使是最後的一瞬也好！

本篇採自玫瑰。

注 〔一〕作者原注云：『當秋末冬初，上海西區各馬路中落葉滿地，每天早晨，那些穿着紅色制服的清道夫，總是毫不珍惜地把它們和馬糞塵土掃在一起，倒入垃圾車中轆轤然載向市外。』 〔二〕作者原注云：『我常常看見貧婦人拾取落葉作燃料，所以這樣說。』

二五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

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一〕，立者如人，臥者如蚪〔二〕。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三〕。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鷓鴣〔四〕，赤冠長喙，俛而啄。

，礫然有聲。

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五〕}介然^{〔六〕}，僅可步。繫馬石嘴^{〔七〕}，相扶攜而上，窈窕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鷄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

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八〕}，皆宿。

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櫻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九〕}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一〇〕}而不得寐。遲明，皆去。

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過，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題解 新城即今浙江新登縣。北山在縣北三十里，一名三員山，俗名官山，頂有龍池。

作者生平事蹟 晁補之，字无咎，宋鉅野人，善屬文，工書畫；文章溫潤奇卓，出於天成。十七歲從父官杭州，萃淺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舉進士，以禮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徙湖密果三州，主管鴻慶宮，還家嘗歸來園，自號歸來子。著有《鷄肋集》、《晁无咎詞》。

注

〔一〕噓，彳×尤，平。旌旗之屬。

〔二〕蚶，く一又，平。龍子有角者。

〔三〕沮

，ㄖ，去。洳，ㄖ×，去。沮洳，水浸處下溼地也。

〔四〕鷓，く，平。鷓，ㄌ，入。

鷓鴣，鳥名，俗稱八哥。身首俱黑，兩翼下有白點。翦其舌端使圓，能效人言。

〔五〕蹊，

ㄒ一，平。徑也，人行處也。

〔六〕介然，劃分貌。

〔七〕石嘴，石之翹然突出於外者。

〔八〕莫，同暮。〔九〕離立，並立之意。突髮，短髮之突起者。

〔一〇〕魄動，猶心驚也。

二六 遊龍門記

薛瑄

出河津縣〔一〕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二〕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三〕。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繇〔四〕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五〕，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

，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疏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六〕}，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七〕}，登絕頂，頂有臨思閣，盤壁^{〔八〕}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九〕}而去；東視大山^{〔一〇〕}，巍然^{〔一一〕}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一二〕}潼關^{〔一三〕}雍豫^{〔一四〕}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

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牀^{〔一五〕}轆轤，懸縞^{〔一六〕}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瀟，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一七〕}。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一八〕}。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踏步^{〔一九〕}以渡。谷北二百步，有小祠，扁曰后土^{〔二〇〕}；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

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贅疣，若懸鼎，若編磬^{〔二〕}，若璞未鑿，若礦未爐^{〔三〕}；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棧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三〕}東山而歸。

時宣德^{〔二〕}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作者生平事實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明河津人。永樂時進士。著有讀書錄、薛文清集。

注 〔一〕河津縣，在山西省西南境，汾水北岸。 〔二〕龍門，山名。大禹治水時，鑿通

以順黃河水勢。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三〕天漢，就是天河。詩：『維天有

漢。』 〔四〕繇，與由同。 〔五〕棧道，在山崖石壁上鑿成斜穴，貫木爲柱，上鋪木板，以

通行人者。 〔六〕偃蹇，兀傲貌。 〔七〕磴，勿^レ去。依山石鑿成之階級。 〔八〕甃，出

又，去。甃，勺一，入。以甃石堆砌而成各種花紋曰甃甃。甃卽甃也。「九」宛宛，屈曲貌。
• 「一〇」大山，卽太行山。大與大通。「一一」巍然，高貌。「一二」太華，山名，在陝西華陰縣南，卽西嶽。「一三」潼關，在陝西華陰縣東四十里，現爲縣。扼黃河入山西之要道，西有華山，南有商嶺，形勢險要，爲兵事上重地。「一四」陝西古爲雍州，河南古爲豫州，故簡稱雍豫。「一五」井牀，井上木欄也。「一六」縞，入。卽繩索。「一七」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一八」窈然，幽深貌。「一九」躋，入。狹小之腳步曰躋步。「二〇」后土，卽地祇，中央之神名。禮：『中央土，……其神后土。』
「二一」羯磬，樂器之一種。以小磬十六枚，同懸於一簣廣上，長濶相等，厚薄則不同，以應十二正聲與四倍律。「二二」爐，以名詞作動詞用。冶鍊之意。「二三」並，依循之意。「二四」宣德，明宣宗年號。

二七 冒頓

司馬遷

是時東胡「二」疆盛，使使謂冒頓「三」，欲得頭曼「四」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

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四〕一闕氏〔五〕。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

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六〕。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

本篇節錄史記匈奴列傳。

作者生卒事實

司馬遷，字子長，隴西人，生於龍門，嘗南遊江淮，北涉汾涇。父駿爲

太史公；遷繼父業，紉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漢武，作史記，序事辨而不華，質而

冒頓 李廣

不俚，良史也。

注 「一」東胡，種族名，烏丸之祖，其別爲鮮卑；在匈奴東，故名；今稱通古斯族。

「二」冒，「亡」，入。頓，去X，入。冒頓，漢初匈奴之單于，嘗南下圍高祖於白登；漢與和親，且納歲幣。「三」頭曼，匈奴單于，冒頓父。「四」單，尸弓，平。單于，廣大之義。

匈奴稱君長曰單于。「五」關，一弓，平。氏，出，平。匈奴名妻曰關氏。「六」甌，又，平。甌脫，境上斥堠之室也；後遂沿稱邊界棄地爲甌脫。

二八 李廣

司馬遷

匈奴大入上郡「一」，天子使中貴人「二」從廣「三」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四」，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五」廣，廣曰：「是必射雕「六」者也。」

廣乃遂從百騎「七」，往馳「八」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二人者，殺其一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九」，皆驚，上山

陳^{二〇}。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

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本篇節錄史記李廣列傳。

注 〔一〕上郡，郡名，秦置。今陝西北部及綏遠南部之地。〔二〕中貴人，內官之貴者。後專以宦官爲中貴人。〔三〕李廣，成紀人，文帝時以擊匈奴有功，封散騎常侍。武帝時爲北平太守，與匈奴七十餘戰皆捷，匈奴畏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李廣 絕句四首

九五

〔四〕縱，言縱之使馳逐遠出也。〔五〕走，趨也。〔六〕雕，勿一么，平，鷲鳥名，嘴強大，中央鈎曲。大者之翼，平展至七八尺。性較鷹更獍猛，能攫食獐、鹿等動物，其羽可製扇及箭翎。一名鷲。〔七〕從百騎，以百騎爲從也。〔八〕馳，疾馳而逐之也。〔九〕誘騎，誘敵之騎。〔一〇〕陳，同陣。

二九 絕句四首

劍客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嘗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賈島

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王之渙

關山月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王昌齡

述國亡詩

花蕊夫人

兒？
君王城上豎降旗，我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題解 劍客，善擊劍之士也。後漢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鶴雀樓，在舊平陽府蒲州——今山西臨汾縣——城上。
關山月，樂府橫吹曲名，傷離別之辭也。
國亡，指五代時後蜀亡於宋。

作者生平事實 賈島，唐范陽人，字浪仙。初爲浮屠，名無本。後去而舉進士，嘗於京師騎驢苦吟，得句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未決，引手作推敲勢，不覺衝京兆尹韓愈輿。愈詰之，島以實對，愈曰：「敲字佳；」遂並轡論詩，因教以爲文。累舉不第，坐誹謗謫長江主簿，時稱賈長江。有長江集。王之渙，唐并州人，工詩文，名動一時。嘗與王昌齡高適同飲旗亭，有伶官并伎數輩續至，昌齡等私約視諸伎所唱，若爲己詩，各畫壁記之。俄而高適得一，昌齡得二，獨遺之渙。之渙指諸伎中最佳者一人曰：「如所唱非我詩，即不敢與諸君爭衡。」此伎果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首，正之渙得意之作也，因大諧笑。
王昌齡，唐江寧人，字少伯，爲祕書郎，有聲開元天寶間。有集五卷。

絕句四首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其詩緒密而思清，時稱王江寧。花蕊夫人，後蜀孟昶之夫人，姓費，青城人，效王建作宮

詞百首。國亡入宋，心未忘蜀，每懸兩像以祀，詭言宣子之神，卽世傳張仙圖是也。宋太祖

召之使賦詩，卽以此詩應。

注 〔一〕飛將，指李廣。龍城，殆指李廣生地成紀。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二〕陰

山，在今綏遠省，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互烏喇特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

蓋數千里。

三〇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朱自清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電車的頭等〔一〕裏，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相並地坐着。我不能確說他倆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我只猜他們是父與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種的孩子，不過十一二歲光景，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引我久長的注意。他戴着平頂硬草帽，帽簷下端正地露着長圓的小臉。白中透紅的面頰，眼睛上有着金黃的長睫毛，顯出和平與秀美。我向來有種癖氣：見了有趣的小孩，總想和他親熱，做好同伴；若不能

親熱，……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兩回，十回，幾十回。……這回在電車裏又發了老癩氣，我兩次三番地看那白種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時，他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讓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幾回，那父親站起來了，兒子也站起來了，他們將到站了。這時意外的事來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對面；走近我時，突然將臉盡力地伸過來了，兩只藍眼睛大大地睜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兩頰的紅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臉一變而爲粗俗、凶惡的臉了！他的眼睛裏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氣，臉上滿佈着橫秋的老氣了！我因此寧願稱他爲「小西洋人」。他伸着臉向我足有兩秒鐘；電車停了，這纔勝利地掉過頭，牽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兒子似乎高出一半；這時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見下面的事。兒子也不去告訴他，只獨斷獨行地伸他的臉；伸了臉之後，便又若無其事，始終不發一言——就沈默中得着勝利，凱旋而去。不用說，這在我

自然是一種襲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

這突然的襲擊使我張皇失措；我的心空虛了，四面的壓迫很嚴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在那小西洋人兩顆槍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着有被吞食的危險，於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的勁兒！我木木然目送那父與子下了電車，在馬路上開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頭，斷然地去了。我這時有了迫切的國家之感！我做着黃種的中國人，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我所以張皇失措而覺着恐怖者，因為那驕傲我的，踐踏我的，不是別人，只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不應該是一種、一國、一鄉、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為「洋鬼子」。但這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已被揪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裏了。他已懂得憑着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着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

的臉上便縮印着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的讀物也推波助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所以他向我伸臉，決非偶然而已。

這是襲擊，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虛，一面卻又感着憤怒；於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我要咀咒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來了：這到底只是十來歲的孩子呢，卻已被傳說所埋葬；我們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種人的世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眼見得在正來的一代，還是毫無信息的！這是你的損失，我的損失、他的損失、世界的損失；雖然是怎樣渺小的一个孩子！但這孩子卻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從容，他的沈默，他的獨斷獨行，他的一去不回頭，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決不婆婆媽媽的，決不黏黏搭搭的，一針見血，一刀兩斷，這真是白種人之所以爲白種人。

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無論如何，我們最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誰也是上帝之驕子^{〔一〕}，這和昔日的王侯將相一樣，是沒有種的！

本篇採自背影。

注 〔一〕上海電車，分若干路，以一、二、等數字區別之。車廂分頭等二等兩級，車資頭等較三等貴。〔二〕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land，為通行歐美之兒童讀物，英國查爾斯路維基多基孫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著。全書敘述阿麗思漫遊種種奇境，富有趣味，易博人笑。已有中文譯本。〔三〕上帝之驕子，意指天所寵眷之民族。漢書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三一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子愷

晚上喝了三杯酒，不想看書，也不想睡覺，捉一個四歲的孩子華瞻來騎在膝上，同他尋開心。我隨口問：

「你最歡喜甚麼事？」

他仰起頭一想，率然地回答：

「逃難。」

我倒有點奇怪：「逃難」兩字的意義，在他不會懂得，爲甚麼偏偏選擇牠？倘然懂得，更不該歡喜了。我就設法去探問他：

「你曉得逃難就是甚麼？」

「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妹、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

啊！原來他的「逃難」的觀念是這樣的！他所見的「逃難」，是「逃難」的這一面！這真是最可歡喜的事！

一個月以前，上海還屬孫傳芳的時代〔一〕，國民革命軍將到上海的消息日緊一日，素不看報的我，這時候也定一份時事新報〔二〕，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舊報，等候這天的新報的時候，忽然上海

方面槍礮聲起了。大家驚惶失色，立刻約了鄰人，扶老攜幼地逃到附近的婦孺救濟會裏去躲避。其實儼然此地真果進了戰線，或到了敗兵，婦孺救濟會也是不能救濟的，不過當時張皇失措，有人提議這辦法，大家就假定牠爲安全地帶，逃了進去。那裏面地方很大，有花廳、假山、小川、亭臺、曲欄、長廊、花樹、白鴿，孩子們一進去，登臨盤桓，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車在牆外轟過，上海方面的機關槍聲、礮聲，愈響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坐定之後，聽聽、想想，方纔覺到這裏也不是安全地帶，當初不過是自騙罷了。有決斷的人先出來雇汽車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裏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們結合鄰人來商議，也決定出來雇汽車，逃到楊樹浦的滬江大學。於是立刻把小孩子們從假山中、欄杆內提出來，裝進汽車裏，飛奔楊樹浦了。

……槍礮聲漸遠漸弱，到聽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已到滬江大學。他們安排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又爲我們代辦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的

黃浦江邊的青草隄上，悵望雲水遙憶故居的時候，許多小孩子採花、臥草，爭看無數的帆船、輪船的駛行，又是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鄰人步行到故居來探聽情形的時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經招展在晨風中，人人都面有喜色，似乎從此可慶承平了。我們就雇汽車去迎回避難的眷屬，重開我們的牖戶，恢復我們的生活。從此「逃難」兩字就變成家人的談話的資料了。

這是「逃難」，這是多麼驚慌、緊張而憂患的一種經歷！然而人物一無損失，只是一次虛驚；過後回想，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發地出門遊覽兩天。我想假如我是預言者，曉得這是虛驚，我在逃難的時候將何等有趣！素來難得全家出遊的機會，素來少有坐汽車、遊覽、參觀的機會。那一天不論時、不論錢、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舉行這遊歷，實在是人生難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果感得這快味！他們逃難回來以後，常常拏香烟簍子來疊作欄杆、小橋、汽車、輪船、帆船；常常問我關於輪船、帆船的事

；牆壁上及門上又常常有色粉筆畫的輪船、帆船、亭子、石橋的筆畫出現。可見這「逃難」，在他們腦中有難忘的歡喜的印象。所以今晚我無端地問華瞻最歡喜甚麼事，他就立刻選定這「逃難」。原來他所見的，是「逃難」的這一面。

不止這一端：我們所打算、計較、爭奪的洋錢，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白銀的浮雕的胸章；僕僕奔走的人，血汗涔涔的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遊戲，在演劇；一切建設，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都是大·自然·的·點·綴·、·裝·飾·。

唉！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啟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真相。他是創造者，能賦給生命於一切的事物。他們是「藝術」的國土的主人。唉，我要從他們學習！

本篇採自小說月報。

顧解 世界上一切真理，都蒙著虛偽的外套，深深的隱藏著不能窺見。只有孩子們，天

真未鑿，他們的說話、舉動，處處是真理的表暴，很能啟發指示隱藏在偽文明與偽道德中的真理。

注 [一]民國十五年的冬天，孫傳芳爲東南五省聯軍司令，和國民革命軍抵抗，留李寶璋在上海防守。這時國民革命軍已由粵、閩進展到浙江。戰事很緊，江、浙兩省居民，多紛紛逃滬避難。 [二]時事新報，是上海每日新聞紙的一種。 [三]婦孺救濟會，是戰時或水旱災時收容被難婦人、小孩的場所，大概是由紅十字會或別的慈善機關辦的。 [四]楊樹浦，在上海的東北；滬江大學，在楊樹浦的軍工路。 [五]涇， 氵 ，平。涇涇，雨很多的樣子。

三三 廖氏

彭端淑

廖氏者，蜀江津 [一]縣民戚成勳婦也。成勳僻居山中，值獻賊 [二]變，倉皇奔竄，廖弱不能從，不得已，置之去。廖堅閉重門，自誓以死。遲數月，賊不至。倉中積穀頗饒，資以食。數年，荆棘叢生，蔽其宅，遂與外隔。其後食漸不繼，向宅池邊種穀續之；以草爲衣；四十餘年，亦不知

成勳之存亡生死矣。

成勳竄入黔^{〔三〕}中。久之，別娶某，生子二人。年六十餘，歸訪舊里。是時天下甫定，川中土曠人稀^{〔四〕}，田園半沒深箐，虎豹豺狼，出沒縱橫，人跡罕到，無從覓其故居，但識其向而已。因倩人力持斧斤，斬竹伐木。數日，望其宅頽欹尚存。大樹如圍，自屋中出，微煙出沒，異之，固不計其妻之猶存也。及近宅，廖忽從樓上呼曰：「汝輩何人？」成勳惶怖失色，倉卒厲聲答曰：「吾此宅主人戚成勳也。」廖窺視久，覺衣冠迥異昔時，而聲音容貌，彷彿似其夫。泣語曰：「君我夫耶？我廖氏也。可將君身餘衣禪^{〔五〕}與我，得蔽體相見。」成勳怪之，然聽其言，似非無意者，卽解衣擲樓上。須臾，氏自樓下，面目黧黑，髮亂如蓬，成勳恍惚莫辨。廖備述其由，兼言當日事歷歷，夫婦相泣，如再世人。偕至鄰家，復自黔挈其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卒。……

注 〔一〕江津縣，舊屬四川夔州道，當嘉陵江入長江之口，南與貴州相近。 〔二〕〔四〕明

末流寇張獻忠入四川，破重慶，屠殺一城老幼幾盡。又進破成都，坑殺成都居民於中園地方。後又分兵屠洗各州縣，計殺人八九十萬，爲四川未有之大劫。亂定之後，四川人口稀少，數十年不能恢復。「三」黔，く一馬，平。貴州省的別稱。「五」禪，ㄅㄨㄣˊ，平。合稽之禪曰禪。

三三 殉情

莫泊三著
曾仲鳴譯

今年，秋季向盡，我的表弟兄輩有個叫做加陸德賀永的，請我到鄉間去，乘天明的時候，在沼澤裏打獵野鴨。

我的表兄是一個四十歲的大漢。體健而多鬚，……算是鄉村的土財主。他舉止粗野而可愛，素性愉快，帶着高羅族「」的精神，雖才能平庸，但爲人尙可親近。他住在一所半似農家半似王宮的大屋，這屋居於廣闊的山谷中，溪流環繞其旁。……

山谷多牧場，溝渠縱橫，灌溉其間；紫藤爲籬，以相分隔。稍遠，有長溪蜿蜒流注，至此，瀦而爲沼澤。這片沼澤是最難得的畋獵區域，爲我

生平所未曾見過的。我的表兄專心經營，和布置園囿一樣。沼澤的上面，蘆葦叢生，因風搖曳，使靜波起聲響，時時激動而有生氣。岸畔關數小徑，平底的舟，用長篙領導推進，寂然在死水上徐徐渡過。……

傍晚，我到我的表兄的家中，時正嚴寒，冷氣幾可劈石。

我等在大餐室晚飯，室內的櫥櫃牆壁，排列着無數飛鳥的標本，種類繁多，如鷹、隼、鷗、鴉、鴉、鷺、鷺、鷺，或張開兩翼，或棲止枝上。我的表兄披着海豹皮的長衣，他自己也像是一隻寒帶的野獸。

我們決定於明晨三點半鐘動身，預計四點半鐘可以達到我們所選擇的埋伏地。我們在那裏已築一小屋，堆冰片以禦黎明的北風。這種北風，挾奇寒而來，甚為猛烈，裂膚如鋸，擊皮如刃，刺骨如毒針，揉肉如巨鉗，而焚燒肢體又如炎火一般。

我的表兄摩擦兩手，并說道：

「我從來沒有遇見這樣的寒冷，今晚六時，我們的寒暑表已降至零下

十二度了。」

飯後，我卽就寢，睡時，爐中炭火熾盛，作光熊熊。

晨間三點鐘正響罷，人家叫醒我，我急急的披上一件羊皮大衣，我的表兄加陸係穿一襲熊皮。我們兩人各自吞下兩杯咖啡，又飲了兩盞燒酒，相率離家。一個獵場看守人，和兩隻獵狗名叫榜駿和僻浩的，追隨我們的身邊。

我和加陸並肩而行，低着首，曲着背，兩手在衣袋中，而獵槍則在腕下。我們的革履用毛布包裹，如此，在冰凍的溪面行走，可免跌倒，又無聲音。我們的狗，呼吸不已，它們的氣息，盡化作白煙。

我們不久就到沼澤的岸旁。我們進至蘆葦的狹徑裏，狹徑直穿低矮的森林而過。……

忽然，我遙見在一幽徑的轉灣處，有我們所築的埋伏小屋，我卽走入。我們幾乎尙有小一時，等候野鴨的醒來，我便卷在氈中以取暖。……

天際漸漸的現淡白色，鴨羣成行，從空中迅速掠過，作點斑斑，剎那間，即沈沒不復可見。

在微黑的天邊，忽發一道紅光，加陸剛剛放射一彈，兩狗便匆匆的奔去。

自此以後，每隔一分鐘，或是我，或是他，望見蘆葦上有一羣鴨的黑影，便即刻開槍射擊。榜駿和僻浩又氣喘，又快樂，屢含血絲淋漓的飛禽，奔向我們。它們的雙眼還時時對我們沈視呢！

晨光熹微，天色清蒼，朝陽從谷隙吐出。我們正想歸去，忽有兩鳥直頸張翅，從我們的頭上飛過。我即發一槍，兩鳥中有一鳥立刻落在我的腳邊，是一隻腹際多白毛的鴛鴦。此時，在空間，繞着我的頭頂，有一種音響，是一種鳥聲，短促的、連續的、悲慘的；那隻未死的小鳥纏繞碧空，盤旋於我們的上面，注視我手中所握着的它的伴侶。

加陸屈膝地上，獵槍放於肩際，目光耿耿，窺伺那隻小鳥，等候它更

迫近些。

他說：「你已殺了雌的，那隻雄的一定不會飛去！」

當然的，它不肯飛去了！它盤旋不止，只在我們的左右哭泣。從來沒有一種悲痛的呻吟，使我傷心愴神，和這隻失侶的小鳥所發出的哀訴，所表示的愁怨一樣！

有時，它爲獵槍所恐嚇而逃避，似欲繼續它的去路，獨自衝天遠引。然而，終不能忽然他往，依舊轉回，尋覓它的同伴。

加陸對我道：「把雌的放在地上，那隻雄的一定飛下來。」

它果然越飛越近，依傍雌的遺骸，悲傷心愛者的喪亡，深情所及，竟不顧慮危險了！

加陸即發一槍，好像將繫住飛禽的長繩割斷一般，我遙望黑影從空墮落，蘆葦間，有聲響磅然，僻浩立把那隻雄鳥衝來。

兩隻鴛鴦都已凍冷了，我就把它們放在獵囊裏。……當天，我即返巴

際去。

本篇採自貢嶽。

作者生平事實

莫泊三

Maupassant，是法國著名的小說家。善用纖細華麗的筆調描寫

人生的醜惡，作品中充滿着悲觀厭世的情調，所以當時很有人非難他。他長於諷刺，對於戀愛和戰爭的罪惡，描寫尤其深刻。一八五〇年生，一八九三年死。

注 [一] 高羅族 Gael，古時歐洲中部的人種，住在現今的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地方

• 民性富於感情，活潑而愛好美術。

三四 子夜吳歌

李白

秋

長安 [一] 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 [二] 情。何日
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冬

明朝驛使 [三] 發，一夜絮 [四] 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

寄遠道，幾日到臨洮^{〔五〕}？

題辭 子夜歌，古曲名。宋書樂志：「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其詞凄而麗，其情豔而思。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歌，曰子夜四時歌；此篇標爲吳歌，更以地方分別；皆子夜歌變體也。

注 〔一〕長安，今陝西長安縣，漢唐皆都此。〔二〕玉關，即今甘肅省燉煌縣西之小方盤，漢唐時爲玉門關。〔三〕驛使，古時驛站中司傳遞者。〔四〕絮，作動詞用，實以絮也。〔五〕臨洮，在今甘肅省岷縣臨潭地方，因地臨洮水，故名。

三五 母別子

白居易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

關西^{〔一〕}驃騎大將軍^{〔二〕}，去年破虜新策勳。敕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三〕}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嬾婉^{〔四〕}，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

，花落隨風子住枝。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題解 這是白氏長慶集中新樂府之一。新樂府的格調，和詩詞不同。他的主旨在諷刺當日的時政或民間的事，常用明白曉暢的詞句，來隱約的諷詠。

注 [一]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之地。 [二]驃騎，係將軍名號，漢武帝始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後漢又設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 [三]漢趙飛燕爲掌上舞，拓跋譜有蓮花舞。掌上蓮花，用以比喻新人；眼中刺，喻厭惡舊人。 [四]燕婉，本作燕婉。詩：『燕婉之求，樂蔭不鮮。』安順愛好之意。

三六 祭妹文

袁枚

乾隆 [一]丁亥冬，葬三妹素文 [二]於上元 [三]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是時，雖觴夢 [四]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化離 [五]，致孤危、托落

〔五〕，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縷來，溫緇衣〔七〕一章。適先生參戶〔八〕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九〕，連呼則則〔一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一一〕，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擗〔一二〕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一三〕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一四〕。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髮脫〔一五〕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孀〔一六〕，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眩〔一七〕

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孌，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殮殮，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懔已極，阿孀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游，卽游，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

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三三}，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霞^{三四}，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三五}，生汝死後，纔周晷^{三六}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三七}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三八}無可繼者。汝死我葬；吾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注 〔一〕乾隆，清高宗年號。〔二〕素文，名機，號青琳居士，隨園第三妹，幼字如犀

高氏子。後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不可。既嫁，高氏子傾其資爲狎邪游，並虐待素

祭妹文

- 文，欲賣去以償賭債。素文不得已歸母家。後高氏子死，哭泣盡哀；越一年亦死。工詩詞，爲隨園三妹中最薄命者。
- 〔三〕上元，今江蘇江寧縣。
- 〔四〕綺，ㄑ一，平。綺夢，猶言夢之所得。洞禮春官：『太卜掌三夢之法，二曰綺夢。』
- 〔五〕卮，ㄉ一，上。卮離，離棄之意。詩王風：『有女卮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 〔六〕托落，或作落托。寂寞之意。晉樂府懊惱歌：『行衣未結帶，落托行人斷。』
- 〔七〕繡衣，詩鄕風篇名。
- 〔八〕參，ㄘㄨㄥ，平。開也。莊子：『神農闔戶晝瞑，阿衡自參戶而入。』
- 〔九〕堯，ㄉㄤ，上。堯爾，微笑貌。
- 〔一〇〕則則，驚嘆聲。
- 〔一一〕九原，墳墓之稱。禮：『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當作原。
- 〔一二〕倚，ㄑ一，上。牽也。
- 〔一三〕宮錦，學士服。唐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故於乾隆四年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
- 〔一四〕古者分科取士，故士之登進曰登科。唐時新進士及第，用泥金書帖，報登科之喜。
- 〔一五〕嬰，一，平。媿，ㄍㄨㄟ，平。人始生曰嬰媿。卽「嬰兒」之轉音。
- 〔一六〕媿，ㄍㄨㄟ，上。母之轉音也。阿，發語詞。博雅：『楚人呼母曰媿。』通雅：『李賀稱母曰阿媿。』此指虞母章氏。
- 〔一七〕朕，ㄉㄤ，去。以目示意也。
- 〔一八〕臆，一，去。婉態，柔順。

貌。「一九」殞，一廿，入。殞，出廿，入。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者曰殞殒。』「二〇」稗官，本小官的意思，後來借爲小說之稱。漢書：『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注云：『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二一」私人記載當時的政事見聞，曰野史。「二二」憊，出×入，去。綿癢，病危急而氣息僅屬之意。

「二三」窳，去×，平。窳，△一，入。墓壙曰窳窳。「二四」棲巖，山名，在江寧縣東北。卽嶺山。「二五」牙牙，小兒學語聲。司空圖文：『女則牙牙學語。』「二六」啐，P×入，去。小兒生一周歲曰周啐。「二七」阿品，隨園弟。名樹，號香亭。「二八」九族，以自己爲本位，直系親由自己上推至四世之高祖。再由自己下推至四世之玄孫爲止。又小學紺珠：『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隨園與香亭此時均尙無子，無可繼承，當從後說解。

三七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前承惠書，存唁〔一〕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二〕，無實行而盜虛聲，……何經濟〔三〕之足言？顧如足下

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四〕。

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五〕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

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六〕，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七〕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八〕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九〕之中，亦知其鉏鋸〔一〇〕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

之魂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一〕劉霞仙〔二〕羅羅山〔三〕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注 〔一〕存謂存問；慰生者曰唁。時國藩居母喪。〔二〕愆， \angle 一 \square ，平。過也。愆，

去 \square ，入。惡之匿於心者。積愆遷隱，謂多過惡也。〔三〕經濟， $\{易\}$ 屯釋文；『經綸、匡濟

也。』後世稱用世之學爲經濟，卽此義。〔四〕脗， \times ，上。同吻。脗合，兩脣相合，喻

事之相合也。〔五〕耿耿，心有所存，不能忘也。〔六〕痒疥，皮膚病名，患者膚癢。周禮

：『夏時有痒疥疾。』〔七〕鄂中，謂湖北省城武昌。〔八〕骯髒，穢直貌。〔九〕柄， \square

\times ，去。木端之入孔處。鑿，其孔也。方柄圓鑿，喻不相投合也。〔一〇〕鉅鑿，與齟齬

同，不相入之貌。〔一一〕郭筠仙，名嵩燾，字伯琛，清湘陰人，光緒間官至兵部左侍郎，

充出使英法大臣。〔一二〕劉霞仙，名蓉，字孟容，清湘鄉人，官至陝西巡撫。〔一三〕羅

羅山，名澤南，字仲岳，清湘鄉人，官至陝西巡撫。

三八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復彭麗生書 答毛憲副書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一〕，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二〕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彝與之爭鬪，此自諸彝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辱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三〕蠱毒〔四〕之與處，魑魅魍魎〔五〕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五〕。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烟燴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

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七〕，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題解 毛，名伯溫，字汝厲，明吉水人。憲副，副都御史也。

作者生平事實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初，以論救言官戴銑等，忤劉瑾，謫龍場驛丞；後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卒謚文成。創知行合一之說，爲明代理學大家。嘗築室陽明洞中讀書，世稱陽明先生。

注 〔一〕謂請罪謝過也。守仁居龍場，苗人日來親。思州守遣人侮守仁，諸苗不平，毆其人；守怒，白之當道，毛憲副令守仁詣謝，守仁不可，報以此書。〔二〕龍場，地名，在今貴州修文縣，地處萬山中，多苗蠻。〔三〕瘴癘，山川中溼熱蒸鬱之厲氣，中人成疾；貴州廣諸省，皆爲邊瘴地。〔四〕蠱，ㄨㄨ，上。毒蟲也。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

答毛憲副書 給密哈耳朗吉諾夫的信

啖食，其存者爲蠱，用以害人。〔五〕魍，彳，平。魍，フ，去。魍，×尤，上。魍，フ

一尤，上。魍魍魍魍，木石之怪也。〔六〕終身之憂，指畢生大節；一朝之患，指目前偶然

禍患。〔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七〕墮，フ×フ，平。毀也。墮

墮，謂墮節墮名也。

三九 給密哈耳朗吉諾夫的信

亞力舍託爾斯泰著
周作人譯

「密哈耳兄，聽說達爾文〔一〕的學說使你非常驚愕懊惱，至於想禁止牠的翻譯傳播，這件事是真的嗎？請你容我說一句話。密哈耳兄，你仔細的想一想吧！足下的後面未必長着一條尾巴，那麼對於在大洪水〔二〕以前或者有過也未可知的事情爲什麼這樣的着急呢？人類這種東西，他所做的或者只在播種罷了。對於這種子裏出來的果實他是不負責任的。哥白尼之說已經與摩西〔三〕不同了，在足下——對於古希伯來〔四〕傳說同我的老乳母一樣地抱着畏敬之念的足下看來，那麼伽理勒〔五〕也非由檢査局禁止不可。但是倘若聽從理性的呼聲，承認一切學問不能忍受如何的禁制，須在

完全自由之下，纔能繁盛，足下有什麼權利可以宣布禁止呢？創世之時你曾在場嗎？爲什麼人類一定不能逐漸的變成現在的形狀呢？足下又未必想對於造物主〔2〕的工作指示他比這個更好的方法吧。神怎樣地工作，怎樣地創造，爲什麼創造，又正是那樣地創造而不是別樣的，這些事情即使是檢查局長也到底不能知道。但是以我所知，並且欲對足下一言者，卽以達爾文爲異端而加以迫害，反將使足下多少有異端氣味是也。何則？主張創世紀所說的方法〔3〕以外不能造人類者亦異端也，而且比達爾文更是惡性的異端。這豈不就是限制神之全知全能嗎？好像是說神不得不那樣地造人類，而且不能用別的方法去造！朋友，這個結論很是明瞭，於檢查官之足下更特是危險。蓋足下因此始創不信任神的主屬性〔4〕之惡例，且因此頗有爲教會所罰之虞，恐非在極邊的修道院裏挨過服役年限不可吧。

或者生爲人類的足下之威嚴因爲達爾文的猿猴說而感到侮辱嗎？在個人看來，土塊的祖先〔5〕也並不見得比猿猴更爲高貴。——

但是這些都暫且不說，達爾文在那裏胡說亂道或者是有的，唯因此去迫害他，這實在是百倍的胡鬧而且可惡。又或者你從他的學說裏看出虛無主義的旗幟嗎？這真奇了！虛無主義與達爾文有什麼相同之點，這兩者豈不是相反的吗？達爾文想把我們從動物狀態提高到人的境地來，虛無主義者⁽¹⁾則想把人間抑下到動物狀態去，他們自己就是猿猴說的活證據。在他們的性質與粗暴的動作裏可以看出隔世遺傳⁽²⁾之最明瞭的徵候。他們現在已是汙穢、愚笨、無恥、傲慢、疏忽、要咬人，倘再進一步，這個復歸於動物狀態的事業便成功了。——女人，牧師的妻與女兒也都研究起達爾文來了，這件事足下也不必怎麼着急。那也只是與穿了王侯的衣裳儼然闊步的傢伙同一種類的猿猴罷了。這個罪也並不在達爾文身上。密哈耳兄，聽我的話，不要生氣，不要爲了那發瘋似的牧師的女兒們的緣故去迫害達爾文吧！

好朋友啊，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我們俄國人並不是有支那的萬里長

城那樣東西把我們從別的國民隔離開來，所以不管你鎖住了門，學問還是一聲不響地侵進我國裏來。學問這件東西，真是膽大的，他並不顧慮你檢查局的決議與禁止，還是散布出他的光明。所以好朋友啊，你想迫脅他，拏了用舊了的木塞想來阻止他的潮流，你是決不會成功的啊！」

本篇節錄雨天的書託爾斯泰的事情。

題解

密哈耳朗吉諾夫

Michal Longinov，是檢查局長。達爾文的人種由來譯成俄文的

時候，檢查官想禁止牠的出版，因為達爾文所說與聖經的博士成人不同。亞力舍託爾斯泰聽到這個消息，便寫這封信給朗吉諾夫。後來達爾文的書居然不曾禁止，據許多人推測，與這封信多少有點關係。

作者生平事實

亞力舍託爾斯泰

Alexei Tolstoi，俄國的詩人兼戲劇家，一八一八年生

，一八七五年死。

注 [一]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英國生物學家，為進化論之初祖。少學於愛

丁堡及劍橋大學，公元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六年，航遊世界，考察各地生物之分布及其特性

給密哈耳朗吉諾夫的信

、各民族之生活狀態等；歸國後，隱居鄉間，專攻科學，著述極富。一八〇九年生，一八八二年死。〔二〕大洪水，指地質學上新世代第四紀之洪積世，亦稱冰河時代（距今約五十萬至一百萬年）。此時地上已有人類，惟歐美及亞細亞大部為冰河所被覆。在大洪水以前或者有過也未可知的事情，即指人類長着尾巴一事。蓋依進化論者之言，人類乃自猿猴進化而成者也。〔三〕〔四〕〔七〕〔九〕摩西 Moses，人名。希伯來人 Hebrews，為一宗教的民族，信奉一神教，初居美索不達米亞，後移至巴勒斯坦，旋又入埃及，以宗教不同，備受苛虐，公元前一二三〇年，摩西率之出埃及，歸巴勒斯坦，建立國家。舊約有出埃及記，即記其事。其後國分為二，南為猶太，北為以色列。當摩西出埃及時，至西奈之野，登山受戒，傳上帝之戒律以約束部衆；後來基督教之教律，即以此為根據。舊約全書卷首之創世記、出埃及記等五篇，相傳即為摩西所作。創世紀中，有『上帝創造天地，』『上帝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於是上帝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牧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等語，皆與後來科學上所說相反對。希伯來傳說即指此等宗教上迷信之談。〔五〕伽理勒 Galileo，

意大利天文學家，始用望遠鏡觀測天體，發見太陽系之真理，時目爲異端，置之獄，旋得釋。
• 一五六四年生，一六四二年死。〔六〕造物主，謂上帝也。〔八〕主屬性，即主要的屬性，即論理學上所謂本質的屬性。一概念成立所必需之屬性，曰本質的屬性；其非必需者曰偶有的屬性。神之所以爲神，在其全知全能，故全知全能爲神之主屬性。〔一〇〕虛無主義者，即虛無黨徒。譯者後記云：「亞力舍託爾斯泰信中的虛無主義者，當然與克魯巴金 Kroby Podlin 自敘傳裏所說的不是一類。自父與子至蒼白馬中所描寫的英雄，即使不是可愛，也總是可敬的人。然而天下之魚目恆多於真珠，所以虛無主義遂幾乎被猿猴所專賣了。」按父與子及蒼白馬爲兩部描寫虛無黨徒之俄國小說，蒼白馬一譯灰色馬，已有中文譯本。〔一一〕隔世遺傳，亦稱間歇遺傳。凡祖先之特性，隔數代而復現於子孫者，曰隔世遺傳。此句蓋指原人之蠻性，復現於當時俄國之虛無黨徒也。

四〇 談死

太朴

呼吸停了，血液不循環了，腦髓細胞不活動了，神經失了其作用了，完全沒有自動的能力了：這就是死了。這樣就叫做死了嗎？這

是件可怕的事嗎？

社會學家說全地球人類中，每天的生產率總以萬計，每天的死亡率亦以萬計：生生死死，正是忙個不了啊！不須以全地球計，我們所居的城市乃至小小的村鎮，留心一看，那一天沒有擡出去的死人？那一時沒有人死去？死呀死呀，真是平常的事呀！

飲食、男女、生產，都是平常的事，從來沒有人見着這些事而目爲可怕的，何獨把死看作可怕？孔子說：『自古皆有死；』須知有生必有死，有甚麼可怕？

再把眼孔擴大些，把生物界全體看一下，死更是普遍，更是平常啊！朝菌不識旦夕^{〔四〕}，蟪蛄不知春秋^{〔五〕}，即生即死，即死即生，有何稀罕？也值得大驚小怪嗎？

然則死沒有什麼可怕！獨是普遍於全生物界的這樣平常的一件事，究竟有沒有什麼意義在內？生物何以一定要死？這死究竟有什麼意義？這倒

是個有趣味的題目。

這問題一般生物學家還沒有仔細求個答案——雖已有人解釋過。我現在大膽冒充個內行，對這死的意義之間案下個簡單答語吧。我敢說：『死是進化之必要條件。』

從地質學、生物學上看來，生物的歷程只是進化。從單細胞漸漸成爲多細胞〔*多*〕，從簡單以至於複雜，總而言之，進化而已。生物的目的是甚麼，很難說；但進化至少是生物存在的目標之一。因爲要進化，於是生物不能不有死。死，我敢說是生物進化之必要條件。

一個單細胞動物，用他那全身去抓食物，消化食物，藉營養之力漸漸地長成發達了。到了一定限度，發達不能再發達，長成也不能再長成，雖還能吸收營養，但卻不能再增加其體積，並且漸現衰老的狀態了，向前的進化似乎已停止了。但是生物是不息地在那裏進化的；如這動物的進化終止了，那豈不是背乎生物天然法則了嗎？不過這動物既到了進化的最後期

，已不能再前進，那也是沒有法的。死於是來了！這動物分裂了，分成兩個新動物了。這兩個新動物方生出來，自然尚有許多進化的前程可經過，於是繼續再往前進化。到這兩個進化到老不能再進化時，再做前法死去——分裂，再讓新的生出來去進化。死，實是使進化不終止的好法子啊！要沒有死，進化早已停了，不能再繼續了。死，是進化之必要條件啊！

再看多細胞動物，那個不如此？生物學家告訴我們，動物初由母胎或卵中生出來時，其發育進化之力大；及年齡增加，此種發育進化之力亦隨以減退；至老年時，發育進化之力完全消失了。看哺乳動物中之人類吧：嬰孩時代長成發育的力何等的大，童年時差一點了，青年壯年時更差了，到了老年，發育完全停止，進化已至末路了。原來老年時因為身體上細胞組織的關係，進化發育無法再繼續，不能不停止。

要保持這生物進化之天然法則，沒有旁的方法，祇有讓這老的不能進化的死去，讓新生出來富於進化發育力的繼續進化。死，是保持進化之天

然法則底唯一方法！死啊！是進化之必要條件啊！

從生物界全體看來，死的意義不過如是。人類的死，純粹從生物學的見地看來，亦是如此。但是自從人類的社會生活進化以來，死，從社會的見地看來，已與從生物的見地上所見的衝突——已不是爲進化之條件了。貪夫殉財，名士殉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何嘗爲進化而死？死的意義於此全然改變了，簡直成爲退化之條件了。

天然界中「死」這件事何等的有意義，何等的光榮神聖，進化少不了彼。不料到了現在的人類中，死反而成爲退化之條件。死呀，真冤枉呀！墮落的人類啊！

但是死的真意義，終久埋沒不了的。在這種墮落的人類社會中，雖然死的真意義久已汨沒，卻差幸還時有些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在社會的方面把死底真意義顯出，使彼底靈光不致全滅。普天下殺身成仁的志士仁人啊！你們是黑暗中的明星啊！

本篇採自覺悟。

注 〔一〕血液自心臟出動脈，由微血管分布身體各處，再由靜脈復歸於心臟；如是周而復始，循環全身。 〔二〕細胞，為構成生物體之要質，形甚小，非藉顯微鏡不能見。構造複雜，形圓，亦有長方、扁平等形，各因部位而異；其最長者，謂之纖維。中分三種：一曰原形質，形如黏液；二曰核，在原形質內，為不透明之小體；三曰仁，為核中之小體。一切生理作用，全在原形質。原形質死，細胞亦死。其主要成分，為水、炭、養、澱、硫黃、磷……等。蕃殖之法，常以單體平分為二，以次增多。 〔三〕神經，為專司傳達感覺及運動之機關，分神經細胞、神經纖維二種；由神經中樞分出，散布於身體各部。 〔四〕菌，「四」，平。生於朝而死於暮，故名朝菌。 〔五〕蟪，「丁」，去。蛄，「々」，平。蟪蛄，蟬類，體長七分許，色青紫，翅有黑白紋；夏末，自早至暮，鳴聲不息，至秋即死。按二句見莊子，「且夕」，原作「晦朔」。 〔六〕單細胞動物即原生動物，構造簡單，一細胞即成一個體；多細胞動物則不然，由多數細胞集合而成一個體。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二〕，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

何以效〔三〕之？傳曰：『伯樂〔四〕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五〕，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

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鑊〔五〕繩纏〔六〕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

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

；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題解 論衡中有訂鬼篇。訂，正也，爲畏鬼者正其誤也。

作者生卒事實 王充，字仲任，後漢上虞人，仕爲郡功曹，著論衡八十五篇。

注 〔一〕衽，出×△，去。席也。〔二〕效，徵驗也。〔三〕孫陽，春秋時秦人，一名

伯樂。伯樂，本天星名，掌天馬，陽善識馬，故名。〔四〕庖丁解牛事見莊子養生注篇。

〔五〕鏗，△×△，上，卽鎖字。鏗鏘也，俗稱鐵練。〔六〕纏，△△，入。繩索也。

四二 何爲科學家

任鴻雋

我同了幾位朋友，從美國回到上海來的幾天，就看見了幾家報紙，在本埠新聞欄中，大書特書的道：『科學家回滬。』我看了這個題目，就非常的惶惑起來。你道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我離中國久了，不曉得我們國人的思想、學問，達到了甚麼程度。這「科學家」三個字，若是認真說起來，我是不敢當的了；若是照旁的意思講起來，我是不願意承受的；所以我今天倒得同大家講講。

我所說的旁的意思，大約有二種：一種是說科學這東西是一種玩把戲、變戲法、無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變為可能；講起來是五花八門，但是於我們生活上面是沒有關係的。有的說，「你們天天講空氣是生活上一刻不可少的，爲甚麼我沒看見甚麼空氣，也活了這麼大年紀呢？」有的說，「用了機械，就會起機心；我們還是抱甕灌園，何必去用桔槔呢？」有的說，「用化學精製過的鹽和糖，倒沒有那未經精製過的鹹甜得有味。」有的說，「不乾不淨，吃了不生毛病，」何必講求甚麼汲水工程，考驗水中的微生物呢？」總而言之，這種見解，看得科學既是神祕莫測，又是了無實用，所以他們也就用了一個「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拏來當把戲看還可以，要當一件正經事體去做，就怕有點不穩當。這種人心中的科學，既然是如此；他們心中的科學家，也就和上海新世界的卓柏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勝差不多。這種科學家，我們自然是沒有本領敢冒充的。

第二種是說科學這個東西是一個文章上的特別題目，沒有甚麼實際作

用。這話說來也有來歷。諸君年長一點的大約還記得科舉時代，我們全國的讀書人一天埋頭用功的就是那「代聖賢立言」的八股。那時候我們所用的書自然是那四書、根錄、五經、備旨等等了。過了幾年，八股廢了，改爲考試策論經義。於是我們所用的書，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再添上幾部通鑑、輯覽、三通、考輯要、和、西學大成、時務通考等等。那能使用西學大成、時務通考中間的事實或字句的，不是叫做講實學、通時務嗎？那西學大成、時務通考裏面，不是也講得有重學、力學以及聲、光、電、化、種種學問嗎？現在科學家所講的，還是重學、力學以及聲、光、電、化、這等玩意兒，——只少了四書、五經、通鑑、三通等書。所以他們想想，二五還是一十，你們講科學的就和從前講實學的是一樣，不過做起文章來，拏那化學、物理中的名詞、公式，去代那「子曰」、「詩云」、張良、韓信等字眼罷了。這種人的意思是把科學家仍舊當成一種文章家，只會鈔襲，就不會發明；只會拏筆，就不會拏試驗管。這是他們由歷史

傳下來的一種誤會，我們自然也是不能承認的。

第二種是說科學這個東西就是物質主義，就是功利主義。所以要講究與實業的不可不講求科學；你看現在的大實業，如輪船、鐵路、電車、電燈、電報、電話、機械製造、化學工業，那一樣不靠科學呢？要講究強兵的，也不可不講求科學；你看軍事上的大礮、毒氣、潛水艇、飛行機，那一樣不是科學發明的？但是這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太發達了，也有點不好。如像我們乘用的代步，到了摩托車，可比人力車快上十倍，好上十倍了。但是這摩托車不過供給那些總長、督軍們出來，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橫衝直撞罷了；真正能享受他們的好處的，有幾個呢？所以這物質的進步，到了現在，簡直要停止一停止纔是。再說：那科學的發達和那武器的完備，如現在的德國，可謂登峯造極了；但是終不免於一敗。所以那功利主義，也不可過於發達；現在德國的失敗，就是科學要倒霉的朕兆。照這種人的意思，科學既是物質、功利主義，那科學家也不過是一種貪財好利

、爭權徇名的人物。這種見解的錯處，是由於但看見科學的末流，不會看見科學的根源；但看見科學的應用，不會看見科學的本體。他們看見的科學既錯了，自然他們意想的科學家也是沒有不錯的。

現在我們要曉得科學家是個甚麼人物，須先曉得科學是個甚麼東西。

第一、我們要曉得科學是學問，不是一種藝術。這學術兩個字，今人牽來混用，其實是有分別的。古人云：『不學無術，』可見學是根本，術是學的應用。我們中國人聽慣了那「形而上」、「形而下」的話頭，只說外國人曉得的都是一點藝術。我們雖然形而下的藝術趕不上他們，這形而上的學問是我們獨有的，未嘗不可抗衡西方，毫無愧色。我現在要大家看清楚的：就是我們所謂形下的藝術都是科學的應用，並非科學的本體；科學的本體還是和那形上的學問同出一源的。這個話我不詳細解釋解釋，諸君大約還有一點不大明白。諸君曉得哲學上有個大問題：就是我們人類的知識，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對於這個問題，各哲學家的見解不同，

所以他們的學派就指不勝屈了。其中有兩派絕對不相容的，一個是理性派。這派人說，「我們的知識，全是由心中的推理力得來的。」譬如那算術和幾何，都是由心裏生出來的條理，但是他們的公理、定理，皆是真確切實，可以說是亙古不變的。至於靠耳目五官來求知識，那就有些靠不住了。例如我們看見的電影，居然是人物風景，活動如生，其實還是一張一張的像片在那裏遞換。又如在山前放一個爆仗，我們就聽得一陣雷聲，其實還是那個爆仗的回響。所以要靠耳目五官去求真知識，就每每被他們騙了。還有一個是實驗派。這派人的主張說：『天地間有兩種學問：一種是推理得出的，一種是推理不出的。』譬如上面所說算術和幾何，是推理得出的。設如我們要曉得水熱到了一百度，是個甚麼情形；冷到了零度，又是個甚麼情形，那就憑你甚麼天縱之聖，也推理不出來了。要得這種知識，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把水掣來實實在在的熱到一百度，或冷到零度，舉目一看，就立見分曉。所以這實驗派的人的主張：要講求自然界的道理，非

從實驗入手不行。這種實驗入手的辦法，就是科學起點。（算術、幾何也是科學的一部分，但是若無實驗學派，斷無現今的科學）我現在講的是科學，卻把哲學的派別敍了一大篇；意思是要大家曉得這理性派的主張，就成了現今的玄學或形上學，（玄學也是哲學的一部分）實驗派的主張，就成了現今的科學。他們兩個正如兩兄弟，雖然形象不同，卻是同出一父。現在硬要把大哥叫做「形而上的」，把小弟叫做「形而下的」；意存輕重，顯生分別，在一家裏就要起鬩牆之爭，在學術上就不免偏枯之慮。所以我要大家注意一點，不要把科學看得太輕太易了。

第二、我們要曉得科學的本質是事實，不是文字。這個話看似平常，實在非常重要。有人說，『近世文明的特點，就是這事實之學，戰勝文字之學。』據我看來，我們東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為一個在文字上做工夫，一個在事實上做工夫的原故。諸君想想，我們舊時的學者，從少至老那一天不是在故紙堆中討生活呢？小的時候，讀那四書、五

經、子、史、古文等書，不消說了。就是到了那學有心得，閉戶著書的時候，也不過把古人的書來重新解釋一遍，倒過去一桶水，倒過來一桶水，倒過去倒過來總是那一桶水，何嘗有一點新物質加進去呢？既沒有新物質加進去，請問這學術的進步從何處得來？這科學所研究的既是自然界的現象，他們就有兩個大前提。第一、他們以爲自然界的現象是無窮的，天地間的真理也是無窮的。所以只管拚命的向前去鑽研，發明那未發明的事實與祕藏。第二、他們所注意的是未發明的事實，自然不僅僅讀古人書，知道古人的發明，便以爲滿足。所以他們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移到研究事實上去了。唯其要研究事實，所以科學家要講究觀察和實驗，要成年累月的在那天文臺上、農田裏邊、轟聲震耳的機械工場和那奇臭撲鼻的化學試驗室裏做工夫。那驚天動地、使現今的世界非復三百年前的世界的各樣大發明，也是由研究事實這幾個字生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在辦學校的，也得設幾個試驗室，買點物理、化學的儀器，纔算得一個近世的學校。要是

專靠文字就可以算科學，我們只要買幾本書就夠了，又何必費許多事呢？

講了這兩層，我們可以曉得科學大概是個甚麼東西了。曉得了科學是個甚麼東西，我們纔可以曉得科學家是個甚麼人物。照上面的話講起來，我們可以說，『科學家是個講事實學問，以發明未知之理爲目的的人。』有了這個定義，那前面所說的三種誤會，可以不煩言而解了。但是對於三種說科學就是實業的，我還有幾句話說。科學與實業雖然不是一物，卻實在有相倚的關係。如法勒第〔七〕發明電磁關係的道理，愛迭生〔八〕用電來點燈，瓦特〔九〕完成蒸汽機關，史荻芬生〔一〇〕就用來作火車頭。我們現在承認法勒第、瓦特是科學家，也一樣承認愛迭生、史荻芬生是科學家。但是沒有法勒第、瓦特兩個科學家，能有愛迭生、史荻芬生這兩個科學家與否，還是一個問題。而且要是人人都從應用上去着想，科學就不會有發達的希望。所以我們不要買鑽還珠，因爲崇拜實業，就把科學擱在腦後了。

現在大家可以明白科學家是個甚麼樣的人物了，但是這科學家如何養成的？這個問題也很重要，不可不向大家說說。我們曉得學文學的，未做文章以前，須要先學文字和文法；因為文字和文法，是表示思想的一種器具。學科學的亦何莫不然。他們還未研究科學以前，就要先學觀察、試驗、和那記錄、計算、判斷的種種方法；因為這幾種方法也是研究科學的器具。又因現今各科學，造詣愈加高深，分科愈加細密；一個初入門的學生，要走到那登峯造極的地方，卻已不大容易。除非有特別教授，照美國大學的辦法，要造成一個科學家，至少也得十來年。我且把這十年分配的大概說來大家聽聽。纔進大學的兩三年，所學者無非是剛纔所說的研究科學的器具，和關於某科的普通學理。至第四年、第五年，可以擇定一科，專門研究，盡到前人所已到的境界，并當盡閱他人關於某科已發表的著作。（大概在雜誌裏面）如由研究的結果，知道某科中間尚有未解決的問題，或未盡發的底蘊，就可以同自己的先生商量，用第六、第七兩年，想一

個解決的方法來研究他。如其這層工夫成了功，在美國大學，就可以得博士學位了。但是得了博士的，未必就是科學家。如其人立意做一個學者，他大約仍舊在大學裏做一個助教，一面仍然研究他的學問。等他隨後的結果，果然是發前人所未發，於世界人類的知識上有了確實的貢獻，我們方可把這科學家的徽號奉送與他。這最後一層，因為是獨立研究，很難定其所需的日月，我們暫且說一個三年、五年，也不過舉其最短短罷了。這樣的科學家，雖然不就是牛頓^{〔二〕}、法勒第^{〔二〕}、兌維^{〔二〕}、卓婁^{〔二〕}、達爾文^{〔二〕}、沃力斯^{〔二〕}，也有做牛頓、法勒第、兌維、卓婁、達爾文、沃力斯的希望。這樣的科學家，我們雖然不敢當，卻是不敢不勉的。

本篇採自新青年。

注 〔一〕新世界，游藝場之名，舊北京及上海皆有之。卓柏林、左天勝，為游藝場中之

賣藝者。〔二〕通鑑輯覽，書名，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其批語為高宗所撰，故又名御批通

鑑輯覽。〔三〕三通考輯要，書名，浙江紹興湯壽潛輯。三通考，即元馬端臨所著之文獻通

考及清乾隆時敕撰之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也。〔四〕西學大成及海澆通考二書，爲清末科學時代，書賈輯以牟利者。〔五〕凡物體變其位置時，謂之運動。論運動之原因者曰力

學，論運動之形狀者曰運動學。重學者，合力學與運動學而言也。又凡研究聲之現象、定理、聲浪，及各種具彈力性體之擺動者，謂之聲學。研究光度之強弱，光浪之長短，光之反射、屈折、分散者，謂之光學。言電量、電位、及感應作用者，謂之靜電學；言電流作用者，謂之動電學。以上皆物理學之一分科。至化學，則研究物質組成之變化。〔六〕二語見易繫辭，謂超乎形器之上者爲道，囿於形器之下者爲器。〔七〕法勒第 Michael Faraday，英國

著名物理學家及自然哲學家，發明電氣分解之法及電磁感應之理，又創製發電機。一七九一年生，一八六七年死。〔八〕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美國發明家，專究電學，電

話、留聲機、活動影戲、電燈等，皆其所發明。一八四七年生。〔九〕瓦特 James Watt，英

國技師。初在格拉斯哥大學，爲製造數學器械之工人。偶見水沸而壺蓋動，因悟汽力之理；

由是專心研究，遂發明蒸汽機關，爲世利用。一七三六年生，一八一九年死。〔一〇〕史茨

芬生 George Stephenson，英國發明家。助其父勞白脫司荻芬生，完成火車上之機關車，創築

自曼徹斯特至利物浦之鐵道。一七八一年生，一八四八年死。〔一一〕牛頓 Sir Isaac Newton，英國數學家及自然科學家。一六四二年生，一七二七年死。〔一二〕瓦維爾 Sir Humphry Davy，英國化學家。一七七八年生，一八二九年死。〔一三〕庫婁 Friedrich Wöhler，德國化學家。一八〇〇年生，一八八二年死。〔一四〕沃力斯 Alfred Russel Wallace，英國自然科學家。一八二三年生，一九一三年死。

四三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詩人愛羅先珂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卻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吧。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

來，夏纔了，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爪哇，爪哇地方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爪哇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卻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卻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

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了。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院子裏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卻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所在。

科斗成羣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在旁的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希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着，『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卻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了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鷄、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鷄，滿院飛跑，

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鷄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鷄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鷄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的四個，每個八十字。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餵他們吧。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拏碎米來餵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嗅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

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科斗了。

『伊羅希珂先生，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君卻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匆匆向赤塔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啾啾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了。幸而仲密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泗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一無消息，不知道在那裏了。

只有四個鴨，卻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本篇採自彷彿。

注 [一]爪哇 Java，荷領東印度羣島之一。 [二]赤塔 Chita，西伯利亞地名。

四四 老牛

伊林潘林著
沈雁冰譯

在我所有的兒時的回憶裏，除了那溫暖的家庭的窩，除了我的本鄉，那是橫貫着有一條急水的河，像一個快樂的姑娘，我們常常在她的岸旁玩的；是呀，在我所有的可愛的故鄉的美景——十分溫柔地向着我微笑的美景的回憶裏，總是聳立着那龐大的瘦骨嶙峋的特爾忒畜——我家的老牛。依着牛類的大耐性與沈靜，牠於許多年來任重服勞，曾無一些怨意；而現在牠是老了，衰弱了。我的父親看着牠從一頭小小的犢兒至於壯大，以至於老弱；我的父親是知道牠一生辛苦，總是順着命運地服從和勞作。

我的父親，愛這個老工人——老伙計；他對於牠想不出一絲一毫的不滿意，他是滿心的可憐牠，所以不再拏什麼工作去麻煩牠了，只是讓牠安逸地自由地終老牠的餘年了。

可憐的特爾忒畜！牠的樣子多麼叫人痛心，而牠的靈魂又是多麼溫柔呀！牠是全村中最大的牲畜，渾身白的像一個雪球，一對長而且粗的好角，透明而有貝光，形狀又極像女神抱中的七弦琴〔1〕。

特爾忒畜慣常躺在穀倉前的蔭地上，有本村的孩子們環繞着看好牠。我們很親愛地撫摸牠，梳理牠的毛，極溫柔的擁抱牠，取了草料來餵牠，並且採花綴成球，裝飾在牠的美麗的角上。這廝，牠就十分像一個好修飾的老繯夫了。牠似乎也覺得自己的怪相，但是永不肯和我們生氣。這位和善的老傢伙總是張大了牠的黑巨眼，和氣地看着我們；牠的目光是這樣的沈靜，這樣的溫和，這樣的有意思，並且這樣的動人憐憫，似乎牠有許多話要告訴我們。我們也回看牠，靜默了一會兒，總是這樣問道：『什麼，

特爾忒畜？……嚶，——告訴我們，你要什麼？」於是特爾忒畜總是搖了搖頭，低而深長地嘆了口氣，慢慢的開始咀嚼牠的沒有牙齒的嘴巴。

我們給牠很多的草料。牠不休息的喫，鎮日價反反覆覆的咀嚼，但是儘管這麼着，牠還是瘦得可怕。牠的腹部深深陷入，肋骨嶙峋可數；牠的肩胛骨，牠的脊椎骨，總而言之全副骨骼，都聳露出來，極像巴爾幹山地的連綿起伏的山峯。

每天早晨起來，特爾忒畜抖去了身上的稻草，弛展了牠的麻痺的筋骨以後，便從牠的棚裏鑽出來，跑到河邊去喝牠的早茶。牠走的慢慢地、鎮靜地、安詳瀟灑地，並且傲然舉起了牠的頭，似乎自負牠往日的偉大工作。牠的瘦癯的肚皮，牠的掛滿了我們所做的花球的美角，牠的乾淨的毛，以及牠的龐大露骨的軀幹，合起來成就了牠的魁梧奇美。

特爾忒畜到了河邊，喝了些水，然後又慢慢的，不受什麼打擾，回到牠的棚裏來。日暮時人們喫晚飯以前，沒有人邀請，也沒有人阻攔，特爾

忒畜總是照樣的出去喝水，照樣的回來。牠做這短距離的散步，是這樣的準時刻，以至於人們把牠當作時辰鐘看了。

在夏季裏，我們常常帶着特爾忒畜和村裏的牛羊一同出去放草。但是那些牛羊常常跑到深山裏，喜歡爬那些峭壁，或者是越過那些多尖石的山峯。這種遊戲，現在對於特爾忒畜是十分爲難，而且很危險。因此牠常常落後，並且直到極晚，纔見牠孤獨的回來。有一次，牠失蹤了，我的父親在樹林裏整整的找了牠一夜。他找到牠躺在交叉路口，已經疲乏到不能動彈。以後，我的父親就不讓特爾忒畜和村裏的牛羊一同出去了；他想最好還是讓牠和村裏的小牛一同出去，因爲牠們不會跑到深山裏，並且決不會去爬那些多尖石的山峯的。

但是特爾忒畜卻又不願意和那些不懂事的莽撞的小傢伙做伴。在先牠倒一同出發了，但是既出了村莊，牠掉轉身向後跑，要回到牠棚裏，很生氣，並且無聊的怪可憐。牧童用盡方法趕牠在小牛隊中走，然而無效。

特爾忒畜『牟，牟』的怒叫。並且舉牠的大角對着牧童，那樣子是十分凶狠，竟使那孩子不得不由特爾忒畜照自己的歡喜去做了。第二天，牠躊躇了許久，又很生了一會氣，這纔跟着走了；但是快到正午的時候，牠又獨個兒回來了。小牛們，這些淘氣的壞坯子，在草地上那樣快活的跑跳，這種輕狂的舉動，特爾忒畜自然看不入眼。然而過了幾天以後，特爾忒畜的固執是失敗了；牠以哲學家的謙恭，屈服於運命之下了。村裏人聽得有這麼一回事，都特地出來看特爾忒畜跟着那羣小牛出去放草。每天早上，牧童趕着那些小牛在塵沙陣中向前去的時候，特爾忒畜在大隊的旁邊走，像一個小學教師領着一羣小學生遊行。牠的威嚇的眼光，時時罩住牠們，並且時時舉牠的銳利的角兒向牠們示威。

每天清晨，特爾忒畜一聽得牧童的呼聲，立刻就從棚裏出來，站在草場上，兩眼望着那塊綠油油的牧場，這時候，初出的陽光正在曬乾那牧場的草葉上的露珠。牠又極目遠矚那麥田，那草地，這都是牠少壯時候用過

功夫的。牠的潤澤的眼睛，望着這些熟習的風景，頗有黯然神往的樣子，分明像一個老人悼念舊事。

這個啞口的靜默的靈魂，正不知是怎樣的難過呢！

後來，特爾忒畜忽然病了。牠不出來站在草場上遠望那綠油油的牧場了；牠只是靜悄悄的躺在棚裏。牠的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抖得很可怕，毛都直豎；從牠的無力的眼裏，可知牠是十分受苦。我們替牠披上一條毯子，弄東西給牠喫，但是牠並不嘗一嘗。我們拏水來給牠，牠把鼻頭浸在水裏，但立刻像有人扯牠似的退縮回來，大聲的哼。我們去喚那釘馬蹄匠來，因為他又是獸醫。他很仔細的診視這個被醫治者，捲弄牠的尾巴，拉牠的耳朵，又翻起牠的眼皮來看；最後，拏了些辛辣的黑色藥粉放在牠鼻孔邊，強迫牠吸進去。

特爾忒畜躺着受苦了幾天。這幾天裏，牠是如此的衰弱，甚至沒有氣力看一看我們給牠的食物和水。牠實在是衰弱的可怕了。牠的身體，瘦得

像一塊木板。後來牠能穀起來嘗些食物了，牠幾乎站不穩。

一日，春光明媚，又是星期。人們都從家裏出來，上教堂去，都很快樂地穿着他們的星期日的新衣。在我們的園子裏，李樹開着爛熳的花兒，繁花壓在枝頭，直使那些軟枝兒互相倚偎，富有笑意，宛如老處女盛妝了去赴別人的結婚禮。昨天晚上，卻又剛下過雨。空氣很清新，天空無片雲。太陽正爬上那些山頭。這太陽兒真是美麗，真像一個休息日，似乎他是跟着那些做禮拜的人們剛從教堂裏出來呢。

特爾忒畜今天也像比往常爽健些，快活些。爲的牠已經復元了，我們格外高興，特做了雜色花朵的大花圈，掛在牠的角兒上。我們都撫拍牠，牠也閃動眼睛，表示很樂意接受我們的禮遇。

牠起身了，慢慢的離開我們。牠很用力的挪動腳步，走出門去，仍舊和往常一樣的莊重而美麗，不過更瘦些、更衰頹些罷了。我們想止住牠，可是母親說讓牠出去散步也是好的；所以我們只跟在牠後面。

特爾忒畜一直向河邊走。人們好久不見牠了，都站住了歡呼道：「怪可憐的特爾忒畜！」

牠到了河邊，喝了些水，又閒立了一會兒，破例的不回家來，卻反走到我們近旁的田裏。在那邊，和風拂着長成的小麥，麥浪下面藏着無數的斑鳩，而在上面呢，有千百的小蝴蝶逐隊飛舞。特爾忒畜站在麥田邊，靜靜地看着，像對一個熟人，並且還啃去了田邊的幾莖草兒。忽然牠站不穩了，牠全身搖蕩，長呻了一聲，就倒在地下。我們怕起來了，都喊着，飛奔回家去報信。

當我們同父親再來時，特爾忒畜已經死在田裏，牠的頭枕着那花圈，牠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天上，幽悒的、靜默的、又美麗的，可是已經沒有知覺。

就是這麼的死了那老的有用的勞動者，那啞口的我們的朋友。於是在田邊，就是牠從前工作過並且休息過牠那疲倦的頭的田邊，我們葬了牠，

竟應用了葬人的規矩。在牠的墳上，那是鋪了白石的，每逢春季便生了些美麗的花兒。

人們就稱呼這塊冷僻的田邊爲「特爾忒畜墳園」。

而今我每次回家鄉去，總不忘記去拜望兩個墳——一個是我母親的，又一個便是老特爾忒畜的。

本篇採自雪人。

注「」七弦琴，卽 Lyre，作「」形，故謂牛之雙角似之也。

四五 十五娘

玄廬

菜子黃，百花香，輕輕的春風，吹得鋤頭技癢；把隔年的稻根泥，塊塊翻過來曬太陽。不問晴和雨，箬帽簑衣大家有分忙；偏是他，閒得兩隻手沒處放！

「看了幾分蠶，除了幾擔桑，我只顧得自己個人忙。有的是田、地、和山、蕩。他都要忙也，那里許他忙？——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昨

天聽人說：「那里的地方招墾荒。」』

五十高興極了，三腳兩步，慌慌張張：「喂，十五娘，我們底人家做成了；我要張羅着出門去，你替我相幫！」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二〕底心窩中橫衝直撞。

一夜沒睡，補綴了些破衣裳，一針一歡喜，一線一悲傷。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此刻都不會哭，怎麼佢倆底眼泡皮都像胡桃樣？一張破席捲了半牀舊被胎，跳上埠船，像煞沒介事兒一樣；他擡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像是全世界底固結性形成佢倆底狀況。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伊接到信卻一字不識，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嗎？」測字先

生很鄭重地說：『你要給我銅版』一雙，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信該到了？繭該摘了？桑葉債該還了？伊該不哭了？』四周圍異地風光，包圍着他一個人底凝想。——就是要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月光照着紡車響，門前河水微風漾，一縷情絲依着棉紗不斷的紡。鄰家嫂嫂太多情，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明朝再做何妨。』伊便停住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一直牽伊到枕上、夢中，還是烏烏接着紡。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本來兩想合一想，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鐵蒺藜上。工作乏了他也——不是，瘟瘦染了他也——不是。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把勇猛的五十榨成了肉醬：無意識的工作中正在凝想底人兒，這樣收場。

纔了蠶桑，賣掉繭來紡紗織布做衣裳。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堆滿一牀，壓滿一箱。伊單估着堆頭也覺得心花放。『五十啊！你再遲回來』

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爲什麼從那一回後，再不聽見郵差問十五娘？」

明月照着凍河水，尖風刺着小屋霜，滿抱着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來的地方。破瓦棧裏透進一路月光，照着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着一片膏腴墾殖場。

本篇轉錄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國語讀本。

注 〔一〕佢，第三身男女性之通稱。但個，卽彼夫妻一人也。〔二〕銅版，卽銅元。

四六 瑞鶴仙二首

鄭燮

田家

江天春雨後，傍山下人家，野花如繡。平田大江口，喜潮來夜半，土膏浸透。青秧絡繹，埂岸上，撒麻種豆。放小橋，曲港春船，布穀煙頭楊柳。株守！最嫌吏擾，怕少官錢，惟知農友。匏尊、瓦缶，邨釀熟，拉鄰叟。每長吁稚女、童孫長大，婚嫁也須成就。到冬來，新婦家家，情親姑舅。

漁家

風波江上起，繫扁舟綠楊、紅杏村裏。羨漁孃風味，總不施脂粉，略加梳洗。野花插髻，便勝似、寶釵香珥。乍呼郎，撒網鳴榔〔一〕，一櫂水天無際。美利！蒲筐包蟹，竹籠裝蝦，柳條穿鯉。市城不遠：朝日去，午歸矣。併攜來一甕，誰家美醞，人與沙鷗同醉。臥葦花，一片茫茫，夕陽千里。

題解 瑞鶴仙，詞牌名。

注 〔一〕榔，勿尤，平。漁人所擊以捕魚者。

四七 律詩四首

卽事

王安石

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村。靜聽雞鳴午，荒尋〔二〕犬吠昏。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三〕。

泛湖至東涇

陸游

瑞鶴仙二首 律詩四首

春水六七里，夕陽三四家。兒童牧鵝鴨，婦女治桑麻。地僻衣巾古，年豐笑語譁。老夫維小艇，半醉摘藤花。

寄王幾道

蘇舜欽

新安〔三〕道中物色佳，山昏雲淡晚雨斜。眼看好景懶下馬，心隨流水先還家。步頭浴鳧晚出沒，石側老松寒交加。懷君覽古意萬狀，獨轉澗口吟幽花。

江上看山

蘇軾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四〕忽變態；後嶺雜〔五〕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作者生平事實 蘇舜欽，字子美，宋銅山人。流寓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

。歌詩豪放，兼善草書。著有蘇學士集。

注 〔一〕獨尋荒郊，留連風景之意。 〔二〕武陵源，即桃花源。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記

武陵漁人入桃花源，別有天地；蓋淵明所假設之理想境界也。〔三〕新安，即今河南新安縣

。〔四〕槎，出丫，平。槎牙，突兀貌。〔五〕速，去丫，入。雜速，衆多貌。

四八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曾鞏

荆及康狼〔二〕，楚〔三〕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四〕，左丘明傳：『魯桓公〔四〕十有二年，楚屈瑕〔五〕伐羅〔六〕，及鄢，亂次以濟〔七〕』是也。其後曰沔水〔八〕，水經〔九〕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沔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沔水避桓温〔一〇〕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一一〕三十八年，使白起〔一二〕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竭〔一三〕，壅是水爲渠，以灌鄢〔一四〕，——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一五〕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一六〕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一七〕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

孫永曼叔^{〔二〕}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塌，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

蓋鄆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鄆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

夫水，莫大於四瀆^{〔三〕}，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四〕}；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

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三〇}，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

熙寧^{三二}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三三}，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者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三四}。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三五}，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

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題解

襄州，宋州名，州治在今湖北襄陽縣。宜城，卽今湖北宜城縣，宋時屬襄州。

作者生平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嘉祐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諸州，所在

多奇績，拜中書舍人卒。性孝友，爲文原本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學者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

注 〔一〕荆、康、狼，二山名，並在湖北漳鄉縣西。二山相鄰，蠻水所出。〔二〕今湖北

省，春秋戰國時爲楚地。〔三〕鄢水，今名蠻水，於宜城縣北入漢。〔四〕魯桓公，惠公嫡

子，名軌。〔五〕屈瑕，楚武王之子，食采於屈，爲莫敖。爲羅與盧戎所敗，自縊於荒谷。

〔六〕羅，國名，本在今宜城縣西山中，後徙今枝江縣。〔七〕濟，渡也。亂次以濟，謂軍

隊渡水時行列亂也。〔八〕存，同夷。存水，卽鄢水。〔九〕水經，書名，舊題漢桑欽撰，

或謂三國時人所著。後魏酈道元注。至宋時已佚五卷。清全祖望、戴震、趙一清均有校刊之

本。〔一〇〕桓溫，字元子，晉譙郡龍亢人。其父名彝，「彝」與「夷」通。〔一一〕秦昭

王，武王異母弟，名稷，在位五十六年。〔一二〕白起，郿人，秦將。善用兵，封武安君。

後賜死。〔一三〕榻，引一世，入。堰也。〔一四〕鄢，在今湖北宜城縣境。〔一五〕漢惠

帝，高祖長子，名盈。在位七年。〔一六〕宋孝武帝，南朝宋開國之帝，姓劉，名裕，字德

輿，小字寄奴，彭城人。在位三年。〔一七〕至和，宋仁宗年號。〔一八〕孫承，字曼叔，

宋時人。世爲趙人，徙家長社。舉進士，元豐間累官端明殿學士。〔一九〕江淮河濟爲四瀆。本皆獨流入海，今匯奪於運，濟奪於河，四瀆僅存其二矣。〔二〇〕濟水，出河南濟源縣西之王屋山，東南流入黃河。其故道本過黃河而南，東流至山陳，與黃河平行入海。今下游爲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占，惟河北發源處尙存。酈道元曰：「王莽之世，川瀆枯竭，濟水便入於河，不復絕流而南；其餘流自東平以北者，皆謂之清水。」〔二一〕張瓌，字唐公，潞州全淑縣人。〔二二〕熙寧，宋神宗年號。〔二三〕宋都汴京，卽今河南開封縣。〔二四〕司農，官名，司錢穀之事。〔二五〕汝陰，今安徽阜陽縣。

四九 深州物產記後序

吳汝綸

昔之人觀方物息耗〔一〕，知一時政俗，史公貨殖〔二〕、孟堅地志〔三〕皆是也。方二三百里地，畫爲四城，官號令不相通流，民罕出鄉井，風教旣異，水土百物，又多寡參差，則習尙殊焉。

深州：田畜事蠶，兼果、布之利，無甚貧甚富之民。民椎魯〔四〕畏法，不事商賈，頗踰慮無積聚〔五〕。獨南郭李氏，以農田起富，守其法數世

不敗。俗尚耕、牧，馬、牛、驢、羸^{〔七〕}，以時市易，而磨頭^{〔七〕}爲一都會，其贏入月計，抵冀^{〔八〕}之一州歲計焉。

武強^{〔九〕}：地瘠人貧，物力稍細。民往往畫古今人物刻版雜印五色紙，入市鬻售悅婦孺；其事至鄙淺，然頗行遠，遠至山西太原^{〔一〇〕}。而小範^{〔一一〕}瀕滏水^{〔一二〕}，北賈天津^{〔一三〕}，南達邢^{〔一四〕}、磁^{〔一五〕}、洛^{〔一六〕}，縮穀津要；賀氏居近小範，頗收其委輸，以此富蓋一縣。俗好文飾。邑小，官不足於財，號難治。其納賦，紳輕民重。

州所產無遠物，獨饒陽^{〔一七〕}以答布^{〔一八〕}，安邑^{〔一九〕}以絹，皆行一二千里。二縣以此多賈；而饒陽特著，往往用買起富，千名常氏其選也。常氏稍衰，而張岡劉氏、官廳李氏^{〔二〇〕}、城坊田氏、韓氏繼興，皆安坐里閭，而塞外東三省、內外蒙古，持一紙書數千里齎銀幣來取布。銀幣陸行，輻湊於北鄙尹邨^{〔二一〕}。尹邨雖在郊野，其殷富十倍城郭；量其富，小範不及也。俗雜齊、趙；民輕俠喜田獵，其黠者稍狙詐^{〔二二〕}趣利。

安平故以絹利著聞，絹行歐、美矣。近則外國遠商，入市馬尾、牛豬毛，毛物四而至，而縣城要其衝。商賈人以毛絹故不窮。農田被溇沱卅餘年，故家多敗；而弓氏以儉約世守家法，家以不失。故民俗樸，易怒好鬪；然畏官，官在他邑不能其職，到安平輒得賢吏聲。

凡州及三縣，風尙大較如此。……

題解 深州，清爲直隸州，轄武強、饒陽、安邑三縣。州治卽今河北省深縣。本文後段因物產而聯述文儒之轉移風俗，並及學校興而實業斯盛之意，因涉空泛，且嫌冗長，故刪去之。

作者生平事實 吳汝綸，清桐城人，字肇甫。工古文，久客曾國藩李鴻章幕，掌奏議，光緒時，充北京大學總教習；曾遊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後引疾歸。著有東游叢錄、吳肇甫文集。

注 〔一〕方物，謂地方物產。息耗，猶言豐歉。〔二〕史公，卽司馬遷。貨殖，居積財物，使母子相生也。遷所著史記有貨殖列傳。〔三〕班固，字孟堅，後漢安陵人。彪長子。

正，平。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秦戲山，由代縣寧縣定襄五台孟縣境，入河北，歷平山正定深澤安平饒陽獻縣，合滏陽河東北流爲子牙河，至天津，會北運河入海。多水患。

五〇 歐洲戰役史論自序一

梁啟超

幼讀春秋左氏傳，至韓、城濮、穀、鞏、邲、鄆陵諸戰〔一〕，輒肉躍色舞；稍長讀資治通鑑〔二〕，至鉅鹿、赤壁、淝水諸戰〔三〕，則亦有然。非性好戰而獨樂聞戰事也，彼其戰動爲兩造興替所係，而事之與之相緣者，不知凡幾；顧能以恢廣明密之史識，曲折銳敏之史筆，提挈之而摹述之，使百世下讀者，若列廟堂而參謀議，履疆場而察進止焉。其尤勝異者，若城濮、鞏、邲、赤壁，戰者非止一國，多或至七八；立乎兩軍之帷幄者，皆一時之彥，曠世之才；而史家能曲傳諸國之情勢，羣豪之器識，一一如其分。吁！可謂極文章之能事也已！

歐洲今茲之役，爲有史以來未嘗親聞：交戰者十數國，皆泱泱當代之雄也；其在前敵者，都千數萬人；一日戰費，當小國政府一歲之所出入；

大小陣地，恆十數處所，其廣長者，至亙千里；其構釁之所由，千端萬緒，錯綜紛糾，遠者或在數年數十年以前，而莫不各有其所不得已者存，曲直壯老之數，乃至不可究詰；蓋天地間瑰偉絕特之觀，未或過是矣，不有記載，何以示後？不揣庸陋，輒著斯編，冀以吾國之文言，傳他方之故實，毋俾闕習〔四〕，爲簡冊羞。

夫左氏、溫公〔五〕之記載，一役僅千餘言或數千言，而纖悉賅舉；吾今茲編，方述戰因耳，交綏〔六〕以後，且未遑及，而已費數萬言，才力之不逮古，茲可見矣。雖然，事物之理，愈後起則變幻之度愈增，今之戰殆全世界人類相互之戰也，與一域中國與國相互之戰既異，與一國中人與人相互之戰更異，則記載之誼例，其亦安得不有以異於古所云？況左傳、通鑑，爲互數百年、千餘年之通史，紀事以年爲緯，諸役之遠因，在數年前者既已別見，讀者得循是而識其故；今吾爲專書，非遠溯補述，何以竟端委？且吾之爲此，非以希藏山〔七〕之業也，吾自託於遁鐸〔八〕，爲國人周

知四國之助云爾；是故寧蕪毋漏，寧俚毋晦，此篇帙之所以滋也。抑古之良史，唯記事耳，而議論不加，自能使讀者躍然有會於言外，所謂據事直書，其誼自見，史之正軌，恆必繇茲。吾病未能，而嘵嘵焉加以論列，若不暇給；文體之不純，而筆力之不任，蓋自知也。然太史公之傳伯夷、屈原^(一〇)，論與絃相錯，寧得曰非史？斯又非自我作古也已。

若吾書能爲國人所不棄，而藉此戰役以洞明世運變遷之所由，更進而審察吾國之所以自處，則區區之榮幸，何以加茲！

本篇採自新古文辭類纂。

注 〔一〕魯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今陝西韓城縣之地——獲晉侯。僖公二

十八年，晉侯濟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今山東濮縣南有臨濮故城——楚師敗績。僖

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今河南緱池縣西。成公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鞏，——在今山

東歷城縣境——齊師敗績。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鄧——今河南鄧縣境——

歐洲戰役史論自序一

一 晉師敗績。成公十六年，晉侯及陸渾子郟伯，戰於鄆陵——今河南鄆陵縣——楚及郟師敗績。

二 資治通鑑，書名，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上起戰國，下終五代，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爲書二百九十四卷。

三 鉅鹿，即今河北平鄉縣，項羽大破秦軍於此。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周瑜劉備大破曹操之軍於此。淝水，源出安徽合肥縣紫蓬山。

四 晉謝玄以精銳八千，破苻堅大軍百萬於此。

五 溫公，即司馬光，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字君實。

六 古名退軍爲綏，兩軍皆退曰交綏。今稱交戰曰交綏。

七 史記自序言：「藏之名山」，故謂著作之事曰藏山之業。

八 書經：「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之以警衆。

九 伯夷，殷孤竹君之子，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史記有伯夷列傳。

一〇 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見疑於懷王，乃作離騷，襄王感悟。襄王時復被讒，謫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沈汨羅江以死。史記有屈原賈誼列傳。

五一 世界之徵

普路斯著
周作人譯

有一天，我同一個植物學家在普拉微〔C〕。我們在西比拉公園，坐在板橋上，正當大巖石的底下，石上滿生着苔類或黴，關於這種生物，我那博學的同僚曾經專門研究多年了。

我便問他，「觀察這些不規則的斑點：——蒼黑的、灰色的、綠的、黃的或桂黃的，有什麼趣味呢？」

他不相信似的望着我，但隨後知道這站在他面前的人並不是專門家，他就說明給我聽：——

「這些你所見的斑點，並非無生命的汙物，卻實在是生物的團體。雖然肉眼不能看見，他們生產、移動、——不過我們看他不出——舉行結婚、生子孫、終於死亡。」

還有可以注意的，他們也組織類似的社會，這便是你所看見的各色斑點。他們爲後代子孫設立基礎，分布，在新領土殖民，而且互相戰爭。

這灰色斑點，同手掌這樣大小，在兩年以前不過是一個四格羅什的銀

錢模樣罷了。那蒼黑的小小的斑點，一年前並不存在，是近來纔從古據巖頂的那大塊的斑點分來的。

這兩塊斑點，黃的與桂黃的，他們正在開戰呢。黃的從前是很大的。但是他那鄰人漸漸的將他趕走，將他的地而占去了。你又看那綠的，——看那蒼黑的鄰人怎樣的正在侵略他。在那綠色基地上面，你不見有些少蒼黑的點和線和小島嗎？……」

我說道，「這頗有點像人間的形態呢。」

植物學家答說，「不，這不盡然。在他們的社會裏，缺少言語、藝術、科學、意識、感情，——總而言之，就是他們缺少精神與心，這是我們人類所獨有的。他們做這些事，是盲目的、機械的；沒有同情，也沒有反感。」

幾年之後，一天的晚上，我又在這巖石的旁邊，在月光底下，觀察這

幾年來的變化：在各種的徽的形狀大小上面，有怎樣的不同。

忽然有人推我，這正是那個植物學家。我請他坐，他卻仍舊站在我面前，彷彿將月遮蔽了，又喃喃的低聲說了幾句話。

那西比拉公園，那板櫓和巖石都不見了。我覺得周圍都是微弱的光輝與無限的空虛。我回頭側向，見有一個似乎學校地球儀的東西，正同我們剛纔站在近旁的那塊巖石一樣大小。

那圓球慢慢的迴轉，逐漸顯示出新的地域，或是亞細亞大陸和小小的歐羅巴半島，或是亞非利加、南北亞美利加。……

我更用心的看去，見在這住人的大陸上，有許多斑點，蒼黑的、灰色的、綠的、黃的或桂黃的，正同那石上的一樣，他們都由許多不大能數看出的小點聚集而成，彷彿是不活動的，但實在是慢慢的在那裏動。每個單點向前滑走，在一時間內不過二分弧度；而且並非直線的，只是繞着自己的運動的中心，顛巍巍的盤旋上去。

那些小點聯合了，分散了，隱滅了，又走出在球的頂上了。但各個小點的形態，並不值得什麼注意，只是那全個斑點的運動很有重要的特色。他們縮小了，或者長大了，在新的地面出現，互相侵入，或被逐出在原來占據的地位之外了。

這球只是旋轉着，我覺得他已經旋了千萬轉了。

我問那站在我旁邊的植物學家說，『人類的歷史也應當是這樣嗎？』他點頭，表示承認的意思。

我道，『也罷，——但那裏是藝術、科學？……』他陰鬱的微笑。

『那裏是意識、愛、憎、與各種欲求呢？……』

他低聲笑道，『哈，哈，哈！』

『總之，那裏是人類的精神與心呢？……』

『哈，哈，哈！』

他的舉動使我發了怒，我追問道，「你是誰！」

一剎那間，我看出又在園裏，在巖石的近旁；石上許多不成形的斑點，正浴在月光裏。

我的同僚不見了，但我因他的嘲弄與陰鬱的態度，已經認識他是誰了。

本篇採自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

作者生平 普路斯 Poleslaw Prus，現代波蘭小說家，其作品富於科學的色彩。

注 [一] 普拉微 Polawy，波蘭地名，在維斯杜拉河西岸。

五二 燕子與蝴蝶

有一天我們出去，離磨房很遠，連磨輪的聲音都聽不到了。

安那採些野花，預備編作花環；我們走的愈遠，伊便尋到愈美愈多的花。

我們採集藍花的野菊，走了好幾里路，而且我們也全不知道這是怎樣

，又是什麼時候做的。

我們久已不會計算時間，或留心這是什麼時分了。我們的時表，已經有一個月臥在我們的箱子底下了。

在戀愛的會合的時候，有誰去看時表的指示呢？誰又受着自然的撫愛，卻用了均勻微小的分子去計算時間，去煩惱他呢？

太陽在天上照着，正當我們的前面，——這在我們看來，彷彿是我們正走向太陽那裏去。

忽然在草原的中間，——這草原優美的波動着，上面有幾株孤獨的野梨，步哨〔哨〕似的站着，——在我們的上面，現出一座小山，帶一叢小小的松林。

這松林很憔悴而且稀疏；我們能從他中間很明白的看出村家的黃牆與紅的屋頂。

那紅黃的房子引動了我們的興趣；所以我們便走進松樹林裏去，雖然

這些松樹也並不討人的喜歡。

有許多樹正同人們一樣，使人一看便覺得討厭。

松林中間的地上，並沒有遮蓋着一莖的青草。即使青草曾經生長，顯然早已被人的腳步所毀滅了。在樹幹的末梢，想尋到嫩條，也不能覓，這些枝條本來在老樹旁邊是常有的。這是一種沒有將來的植物，正如世上的沒有明日的人生。

我們沿着這幽鬱的松林過去，便看見一所大屋在我們的面前，牆上爬着野生的葡萄。靠在牆的一面，是一個小亭，用牽牛花和豌豆所編成的。屋後是園，荒廢着，滿生了瞿麥〔二〕。

這建築中最大而且似乎最重要的，都是極長的馬房，在屋的兩邊，彷彿和他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全體。略遠一點，橫着黃色的稻田。有一重低矮的柵欄，將他從那建築和前面的一小塊空地隔開了。

那柵欄造成了一個方角；在斜面的兩半鬪合的地方，裝着大門，高而

且寬，那時候正完全的開着。

我們走近低矮的柵欄。安那還不及將伊的絹傘靠到柵欄上去，那黃屋裏有人開門了，走出一個男人來，站在門口，高聲問道，「你們是往外國去嗎？」

我們懂得了，用了彎曲的棒草草做成的柵欄，原來是比普通田產的境界更有重大的意義的東西。……

這柵欄是分開兩個國民、兩個國土、兩個文明的。

生在柵欄後面的裸麥，所以成爲日耳曼的裸麥；那夾在稻穗中間，藍色的火光一般微微燃燒着的野菊，也便是日耳曼的野菊了。

這也是日耳曼的，便是那風，從那邊吹來，帶着牽牛花的蜜一般的香氣。……

安那當然不願意用日耳曼的花，來增飾伊的花環；伊將我們的來意對高聲問話的人說了。

他從容回到屋裏去，但是一定還有十幾雙明敏的雖然不可見的眼睛，正守望着我們一切的舉動。

我們周圍觀望，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這是怎麼的？』安那張大了眼問道：『這株稻因爲穀子被風吹來，在這裏生長，便是我們的；但那千萬株的別的稻，本是他的兄弟們，只因生得遠一步，便是外國的：這是怎麼的呢？』

我竭力的和伊說明，『這是完全自然，而且必要的。』

『爲什麼呢？』

我只聳一聳肩，也不答話。

我們心裏全爲分隔的思想所占據了，我們便轉眼向着天空，去搜尋上面的界線。

但天空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我們看那太陽。

太陽也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在這時候有一隻蝴蝶，在我們近旁的柵欄上，將他紅面銀裏的翅膀一張一斂的，坐了好久；忽然飛起，便飛過日耳曼的那邊去了。

他在左右搖擺的稻穗上，飛了許多時，尋到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又從從容容的飛回來了。

幾個燕子，預知雷雨將到了，大聲叫着，遠遠的飛翔了一會，也無事的穿過了那境界。……

「你看！」安那同小孩一般的得意，叫着說：「那燕子和蝴蝶並不承認那必要，便是你剛纔很聰明似的所說的。」

這幾句不注意的話，很使我幽鬱。

「唉！安那，安那，」我埋怨似的說：「你忘記了嗎？——人類是那輕浮的燕子和沒有思慮的蝴蝶更爲聰明的生物呀！」

作者生平事實 戈木列支奇 Wiktor Gornfeldt，是波蘭唯理派的詩人，兼長小說。

注 [一]哨，尸么，平。步兵在派定之地點守望曰步哨。 [二]罌麥，穀類植物，山野

自生；高一二尺，有節；葉細長而尖，對生；花每兩朵叢生，色淡紅或白；結實如燕麥。

[三]此柵欄為波蘭與德國之界，故云。 [四]德國亦稱日耳曼 Germany。 [五]裸麥，略

似大麥，其穗無芒，其殼最易脫落，可供食用。

五二 柏林之圍

都德著
胡適譯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 [一]，徘徊於槍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迹。余等行近拿破命帝 [二] 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去年八月初旬，巴黎消息已惡矣。當此危急之時，余忽被招至彼屋，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病者朱屋大佐，嘗為拿破命部下軍官，老矣，而餘勇未衰，愛國之心尤熱。當普法之戰之始，大佐自鄉間來，僦居此屋，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傷哉此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可

憑欄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一日晨餐已，將起，忽得維生堡之敗耗，遂倒於座，若受椎擊。余往診視時，大佐手足僵直，幾疑已死。其人頰長，軀幹偉大，齒佳，白髮鬢然，八十歲矣，貌乃類六十以下。其孫女，好女子也，跪其側而泣，哀傷動人。此女之祖若父皆軍人，父隨麥馬洪大將軍出征，今對茲僵臥之老人，遂念軍中老父，宜其哀也。余竭力慰藉之，然殊少希望。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八十老人當之，罕能免於死者。大佐一臥三日，不省人事，而雷舒賀墳之消息至矣。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人皆以爲我軍大捷，普軍死者二萬，普皇子爲俘。此大捷之來，全國歡聲雷動。而此鼓舞之歡聲，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余第三日往視時，大佐目已能視，舌已能動，喃喃語曰，「大捷！大捷！」余亦和之曰，「誠大捷也。」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大佐聞之，貌益揚，目益張。及予退出，遇其孫女於戶外，容色若死灰。余執其手，語之曰，「勿再哭。若祖父有起色矣。」女乃語予以雷舒賀墳確耗，麥

馬洪力竭退走，我軍大敗矣。余與女相對無語。女蓋念其父，余則但念其祖，若老人聞此敗耗，必死無疑。然則奈何？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是誑之也。女含淚曰，「決矣。余非誑老人不可。」語已，收淚強笑，入侍其祖。余與女之結老人也，初尙易易，以老人病中易欺也。及老人病日瘥，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老人之望消息甚殷，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老人皆欲知之；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手持普魯土地圖，筆畫我軍進取之道：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麥馬洪大將軍、占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女不曉軍事，每乞助於余。余亦未親疆場，但盡吾力告之。餘則老人親助之。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故知其地理甚詳；余與女所假造，不如老人之精警合軍事方略也。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大呼云，「汝乃不知我軍所志何在耶？彼等已至此，將向此折而東矣。」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謂我軍果至某地，果向某地折而東矣；老人益大喜。

占地也，戰勝也，追奔逐北也，而老人望捷之心，終不可饜。余每日至老人所，輒聞新捷。余入門，未及開言，女每奔入室告余曰，「我軍取梅陽矣。」余亦和之曰，「然，余今晨已聞之。」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老人則大笑曰，「我軍進取矣，進取矣。七日之內，可抵柏林矣！」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且近巴黎。余與女議，令老人去巴黎，願終不敢發。蓋一出巴黎，則道上所見，皆足令老人生疑。且老人病體猶弱，一聞確耗，病或轉劇，故終留巴黎。

巴黎被圍之第一日，余至老人所，道上但見深閉之門，城下微聞守禦之聲，余心酸楚不已。既至，老人顏色甚喜，謂余曰，「城已被圍矣！」余大駭，問曰，「大佐已知之耶？」女在側，急答曰，「然，此大好消息，柏林城已被圍矣。」女語時，手弄針線不輟，若無事然。嗟夫，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老人病後重聽，不能聞城外礮聲，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黎。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僅有凱旋門之一角。而室中陳列，無非第一帝

國^{二二}之遺物，往烈之餘澤也。壁上則名將鬚眉，戰場風景，羅馬王^{二三}襁褓之圖也。架上則奪歸之旗幟，表勳之金牌也。又有聖希列拿島^{二四}之崖石，玻盒盛之。又有美人之像，卷髮盛服，衣黃色之裙，羊腿之袖，半尺之帶，令人想見拿帝朝之妝束焉。傷哉，此拿破侖大帝之大佐！凡此諸物，其足以欺此老人，勝吾輩之妄語多矣。老人畢生居此往烈之天地之中；此往烈之天地，乃日使老人夢想柏林之捷矣。

自圍城之日始，軍事進行日事簡易，柏林之陷，指顧間事耳！老人時或不適，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就枕邊讀之。其時女父自西丹^{二四}之敗，已爲普軍俘虜。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又不得不強作歡欣之詞。書恆不長。然軍中之人，安能瑣瑣作長書？有時女心悽絕，不能復作書，則數日不作一字。老人盼書心切，余等懼其疑慮，則塞上書又至矣。書中道軍行方略，本屬偽造，多不可解，然老人能曲爲之解。女誦書時，老人靜聽，時點首微笑，間插一二語，褒貶書中方略。有時老人答書，其言多可稱

。老人揚聲口授，而女書之。略云，「吾兒勿忘，兒乃法蘭西國民，待勝國之民宜寬大，其人大可憐，勿過摧折之。」書未諄諄訓以軍人之道德，有時亦及政事。議和之前，法人宜作何舉動？老人於此，頗無定見，謂宜鄭重出之，但索兵費足矣，勿貪其土地；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老人口授書時，聲亮而重，辭意又醇厚懇摯，愛國之心，盎然言外，聞者安能無動？

當是時，圍城方急，嗟夫，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時巴黎方苦寒，吾，普人日夜以礮攻城，城中疫癘大起，糧食復乏。余與女百計營謀，老人得無匱乏之慮。雖城破之日，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麪包供餐；余與女久不得白麪包矣。老人坐牀上談笑飲食，白巾圍領下。女坐其側，色如死灰，久不出門故也。女手助老人進食，食已，進杯，老人就女手中飲之。餐已，老人神王，則遙望窗外冬景，雪飛打窗，老人時念及朔方寒天，則數數為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二〇，軍中絕糧，但食冷餅馬肉耳。老人曰，「

小女子，若安知馬肉之味耶？」

嗟夫，老人誤矣。兩月以來，女安所得肉，但有馬肉耳。

老人病日有起色，前次麻木之官能，今皆漸復。余等欺誑之計，日益不易。一日，老人忽聞梅鹿門外之礮聲，遽側耳聽之；余等不得已，給以巴遜大將軍已破柏林，門外礮聲，乃巴黎殘廢軍人院所發，以慶此大捷也。又一日，老人令移病榻近窗下，老人外視，見街心國家衛隊出發，老人問曰，「此何兵也？」繼又自語曰，「何委靡乃爾！何委靡乃爾！」余等方幸老人不致深詰，惟私語此後益不可疏忽。然不幸余等防範終未能周密也。

城破之夜，余至其家。女迎語余曰，「彼等明日整隊入城矣。」女語時，老人室門未掩。余事後思之，是夜老人容色異常，疑女語已爲所聞。然余等所言，乃指普軍，老人則以爲法軍凱旋也。老人夢魂所繫者，乃欲見麥馬洪大將軍奏凱歸來，嚴軍入城，城中士女，擲花奏樂迎之，老人

之子，騎馬隨大將軍之後，而老人戎服立窗上，遙對百戰之國徽而致敬禮焉。

傷哉，朱屋大佐也。老人心中殆以爲余等欲阻之，不令與觀凱旋大典，故雖聞女語，佯爲未聞。明日，普軍整隊入城之時，而彼樓上之窗，忽悄然自闔，老人戎服介冑立窗上矣！亦不知何種願力，何種生氣，乃能使老人一旦離牀，又能不假人助而盛服戎裝若此！

老人既出，見街心寂然，窗戶都深閉，巴黎之荒冷，乃如大瘦之城。雖處處插旗，然非國旗也，乃白色之旗，十字麗焉。又無人出迎凱旋之軍，何也？老人方自怪詫，幾疑昨夜誤聽矣。

嗟夫，老人未嘗誤聽也。凱旋門外，黑影簇簇成陣，迎朝日而來。冑上之纓見矣！耶拉（二七）之鼓聲作矣！凱旋門下，許伯（二八）凱旋之樂大奏，與普魯士軍隊步伐之聲相和。

凱旋門街深寂之中，忽聞大聲呼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

！
普軍先行之四人，聞聲仰視，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頽然而仆。朱屋大佐此時真死矣。」

題解 譯者原序云：「柏林之圍」，即巴黎之圍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法人屢戰皆敗。西丹之役，法帝全軍解甲。巴黎聞報，遂宣告民主，誓以死守。普軍圍巴黎凡四閱月始陷。此篇寫圍城中事，而處處追敘拿破崙大帝盛時威烈，盛衰對照，以慰新敗之法人，而重勵其愛國之心。其辭哀婉，令人不忍卒讀。」

注 〔一〕凱旋門 *Triumphal arch*，西洋紀功之建築物，如牌樓然。有刻戰事功績者，亦有刻名人事績者。拿破崙第一 *Napoleon I* 戰勝各國而凱旋時，曾建一凱旋門於巴黎城中。

〔二〕拿破崙帝，指拿破崙第一。初為法國執政，後稱帝。善用兵，嘗率師攻陷柏林；當時歐洲諸國，大半為其所征服。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翌年，遂為各國同盟軍放於厄爾巴島。旋復入巴黎，滑鐵盧敗後，又流於聖希列拿島，後病終島上。一七六九年生，一八二一年死。〔三〕維生堡 *Weisenburg*，地名，在德法界上。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法國麥馬洪軍

之一部，爲普軍擊敗於維生堡。〔四〕麥馬洪 *Mac Mahon*，普法戰爭時，在拿破崙第三部下爲大將軍。〔五〕雷舒賀墳 *Reichshofen*，法國地名，在亞爾撒斯省。一八七〇年八月六日，麥馬洪以三萬六千人，破百三十尊，與普軍九萬六千人，破三百四十尊，戰於雷舒賀墳，法軍大敗。〔六〕巴遜 *Bazina*，法將。〔七〕滑煞 *Froissard*，法將。〔八〕巴維亞 *Bavaria*，德國聯邦之一。卽巴威略 *Bavaria*。〔九〕巴羅的海 *Baltic Sea*，在瑞典、丹麥、德意志、俄羅斯諸國之間。〔一〇〕梅陽 *Mayence*，德國地名。〔一一〕法國自一八〇四年至一八四四年，拿破崙第一盛時，是爲第一帝國。〔一二〕羅馬王，卽拿破崙第二，拿破崙第一之子，皇后瑪利亞路易沙所生，生時卽封爲羅馬之王。〔一三〕聖希列拿島 *Saint Helena*，非洲西面大西洋中之一孤島。〔一四〕西丹 *Sudan*，法國地名。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普軍大破法軍於西丹，拿破崙第三力竭，翌日遂無條件降服，將卒爲俘虜者凡十萬六千餘人。〔一五〕巴黎之圍，始於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始陷，時正冬令也。〔一六〕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第一自將大軍，東征俄國，俄國堅壁清野以困之。及至莫斯科城 *Moscow*，城中五日之大火，焚燬一空。法兵既無宿舍，又無糧食，遂敗退。〔一七〕

耶拉 Ionu，德國地名。〔一八〕詩伯 Franz Peter Schubert，德國大音樂家，世稱「歌謠

曲之王」；一七九七年生，一八二八年死。

五四 軍中歌及旋軍歌各二首

黃遵憲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灸眉頭瓜噴鼻〔二〕，誰實能逃死？
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探穴直探虎穴〔三〕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
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

* * * * *

金甌〔四〕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胭脂失色〔四〕還復還，一掃勢力

圈〔五〕。海又東環天右旋〔六〕，旋，旋，旋！

秦肥越瘠〔七〕同一鄉，併作長城長。島夷〔八〕索虜〔九〕同一堂，併作

強軍強。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

作者生平事蹟 黃遵憲，清嘉應人，字公度，光緒舉人。官至湖南按察使。工詩，喜以

柏欬之園 軍中歌及旋軍歌各二首

舊文學運新思想。著有日本國志、人寰廬詩集等。

注 〔一〕隋書麥噉杖傳：『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噴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胡三省通鑑注：『黃，熱病也。熱則頭痛，故燃艾以灸之；熱則上壅，瓜蒂味苦寒，故噴鼻以通關。』 〔二〕虎穴，喻危險之地也。『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爲後漢班超之語。 〔三〕金甌，喻疆土之完固也。南史：『武帝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 〔四〕胭脂，與焉文同，山名，在今甘肅山丹縣東南。匈奴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五〕勢力圈，即勢力範圍。對於國外之特定地域，視爲己國權力之所及，而排斥他國之參預者，謂之勢力範圍。清末，列強窺破我國衰弱，羣思染指，各於無形中劃定其勢力範圍。 〔六〕晉書天文志云：『天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此處謂天右旋，即天向東轉，意言東方復興，不爲西方所屈服也。 〔七〕春秋時秦越二國，一在西北，一在東南，相去極遠，故言疏遠者曰秦越。韓愈文：『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言其漠然不相關切也。 〔八〕書：『島夷卉服。』言海島之夷也。南北朝時北魏詆南朝爲島夷。

魏書有烏凌傳，卽指宋齊梁三朝。「九」南朝詆北魏爲索虜，因其辮髮也。

五五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國策

武靈王^二平晝閒居，肥義^三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四之迹，計胡狄^五之利乎？」

王曰：「……今吾欲繼襄王^六之業，啟胡翟^七之鄉，而卒世不見^八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九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一〇}，而禹袒入裸國^{一一}，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

者之笑，賢者感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毘世以笑我，胡地中山^{〔二〕}，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注 〔一〕武靈王，名雍，趙肅侯子。〔二〕肥義，趙臣，其後武靈王傳位於少子何，譏

爲相。〔三〕簡襄，趙簡子歿，趙襄子無恤也。〔四〕胡秋，謂匈奴也。〔五〕襄主，即襄

子。〔六〕翟，與狄同。〔七〕卒世不見，猶言舉世不見也。〔八〕即定，猶言自定於心，

不爲俗移。〔九〕有苗，國名。不服舜，舜乃誕敷文德，舜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服。

〔一〇〕禹入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其俗也。〔一一〕毘，與驅通。〔一二〕中山，

國名，地當今直隸定縣，後爲武靈王所滅。

五六 華元爲植巡功

左丘明

二年〔一〕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二〕樂呂〔三〕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四〕，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乘，俘二百五十人，馘〔五〕百人。……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六〕，其御〔七〕羊斟不與〔八〕。及戰，曰：「疇

昔之羊子爲政^{二二〇}，今日之事^{二二二}我爲政。』與入鄭師^{二三〇}，故敗。……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二四〇}百駟^{二四五}，以贖華元於鄭。半入^{二二六}，華元逃歸。立於門^{二二七}外，告^{二二八}而入。見叔牂^{二二九}，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二三〇}而來奔^{二三一}。

* * * * *

宋城^{二二二}，華元爲植^{二三三}，巡功^{二三四}。

城者^{二二五}，謳曰：『睥^{二二六}其目，蟠^{二二七}其腹，棄甲而復^{二二八}。于思于思^{二二九}，棄甲復來。』

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二三〇}尙多，棄甲則那^{二三一}？』

役人曰：『從^{二三二}其有皮，丹漆若何？』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本篇節錄左傳宣公二年傳。

注 〔一〕魯宣公二年。〔二〕華元，宋右師。〔三〕樂居，宋可寇。〔四〕御，禦也。

華元爲植巡功

- 〔五〕大棘，地名。今河南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六〕甲車，每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七〕馘， $\text{ㄨ} \times \text{ㄨ}$ ，入。取左耳也。古者殺敵人取其左耳，以爲立功之表記。〔八〕食， ㄇ ，去。享也。華元殺羊爲羹，以享戰士。〔九〕御，戎御也，卽爲華元御兵車者。〔一〇〕羊羹少，故分不及其御羊齒。〔一一〕爲政，猶言作主。言昔日之羊，與否之權在子。〔一二〕言今日之事，進退之權在我。〔一三〕言將華元陷入鄭軍中也。〔一四〕文馬，畫馬爲文采也。〔一五〕駟， ㄇ ，去。一車駕四馬曰駟。百駟卽馬四百匹。〔一六〕言兵車文馬之賂半入鄭國時，華元逃歸。〔一七〕門，卽宋城門。〔一八〕告而後入，言不苟也。〔一九〕辟， ㄆ ，平。叔辟，卽羊齒。〔二〇〕合，猶答也。〔二一〕叔辟答畢奔魯。春秋爲魯史，故言來奔。〔二二〕城，築城也。〔二三〕植， ㄨ ，去。將主也。華元爲築城將主，猶今之監督。〔二四〕巡功，巡察功役之事。〔二五〕城者，築城之人。〔二六〕睥， ㄆ ，去。大目貌。〔二七〕瞞， ㄇ ，平。大腹貌。〔二八〕復，歸也。〔二九〕思， ㄨ ，平。于思于思，多鬢之貌，蓋卽今之連鬚鬚也。〔三〇〕犀， ㄨ ，平。獸名。兕， ㄨ ，上。犀之雌者。犀兕皮可製甲。〔三一〕那， ㄋ ，平。爲「奈何」之合音。

，猶今言「怎樣」也。言牛及犀兕之皮尙多，皆可用以製甲，棄甲便怎樣。〔三〕從，與
縱同。

五七 雪

沈尹默

丁巳〔一〕臘月〔二〕大雪，高低遠近，一望皆白；人聲不喧譁，鳥鵲絕
跡。

理想中的仙境，甚麼「瓊樓」、「玉宇」、「水晶宮闕」，怕都不如
今日的京城〔三〕清潔！

人人都嫌北方苦寒，雪地冰天；我今卻不願可愛的紅日，照我眼前。
不願見日，日終當出。紅日出，白雪消，粉飾仙境不堅牢！——可奈
他何！

本篇採自新青年。

注 〔一〕丁巳，即民國六年。〔二〕臘月，陰曆十二月也。秦以是月臘祭百神，故謂之

臘月。〔三〕京城，指舊北京。

華元爲植巡功 雪

五八 吟雪

施紹莘

〔南〕〔南呂〕〔梁州序〕尖風一夜，彤雲四千里，池面琉璃輕脆。六花騰舞，先春已奪花魁〔五〕。只見穿簾似燕，入幕如賓〔六〕，灑脫無拘泥。釵頭袂上也有情癡；就飛到爐煙心未灰。銷金帳，笙歌沸，纖纖玉手羊羔美：正開宴，豔羅綺。

〔前腔〕開簾疑月，開門無地，一幅米顛〔七〕山水。江天釣艇，濛濛幾個蓑衣。只見危橋驢瘦，老樹鴉寒，小犬柴門吠。梅邊竹上也故依依；更逗入松梢伴鶴棲。茅屋下，明窗裏，初煨榾柮〔八〕青煙細；商茗事，儘幽致。

〔前腔〕乍飛來，草榻無氈；更飄灑，牛衣〔九〕無被。問村荒店遠，酒沽來未？只見微晴漏日，忽暗藏天，恍惚寒山翠。誰家妝閣也火初圍，想脈脈心情上客衣。庭霰積，瓊瑤碎，猥猥〔一〇〕裝捏兒童戲；成忽敗，小興廢。

〔前腔〕太輕盈，似柳絮顛狂；爭綺素，要梅花迴避。見窮途古棧，一人一騎。可有高朋夜棹〔一一〕，上客梁園〔一二〕，拾句〔一三〕蒼茫裏？詩成笑傲也興

尤癡；待槌破前山白玉堆。墳谿壑，滿階砌，紅塵打滅渾無際；炎忽冷，笑人世！

〔節節高^{二四}〕風燈動夜幃；更飛飛，窗敲碎玉聲偏細。寒酸味，煨芋魁^{二五}，烘綿被，天明一覺呵呵睡。人間尙有鶉衣^{二六}碎；幾處繩牀赤腳眠，於中不要豐年瑞！

〔前腔〕空庖恰早炊，爨煙遲，瓊爨^{二七}亂灑晨光碎。敲冰箸^{二八}，淪茗旗^{二九}，圍蔬脆，一杯麥飯粗歡喜。人間尙有瓶^{三〇}無米；幾處詩人得句時，貧家何限淒涼淚！

〔尾文^{三一}〕願憑一瓣^{三二}風吹起，遞入綺羅筵裏，好帶卻陽和一線回！

題解 本篇是曲子中的套數。單是一支曲子，名「小令」；聯綴幾支曲子，加上尾聲，名「套數」。

注 〔一〕滴，卽滴油。曲分滴油批油兩種。〔二〕滴呂，律名。如黃鐘、大呂、仙呂、中呂等，都是聲音上的區別。〔三〕梁州序，是曲牌名。凡曲調之各種名色音節等，古皆以

牌書之，猶今西樂之五線譜然。曲爲詞之變，故曲牌有與詞牌同名者。「四」形，去X²，平。形雲，下雪時灰黑色之雲。「五」此處「魁」與「脆」通押，惟曲韻可如此。蓋曲韻平

上去三聲可以通押而無入聲。（入聲附於平上去三聲之內）「六」世說新語：「晉郗超爲桓

溫參軍，謝安、王坦之詣溫，溫令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此處借用。「七」米顛，卽米芾，宋襄陽人，字元章。工翰墨，畫山水人物自成

一家。好潑墨作畫，故其畫每有雨意。人以其放浪不羈，呼爲米顛。「八」檣，ㄨㄨ，入。檣，ㄨㄨ，入。檣，斷木頭也，俗用之以代炭。「九」牛衣，編亂麻爲之。漢書王章傳云

：「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一〇」狻，ㄨㄨ，平。狻，ㄨㄨ，平。狻，獅子也。「一一」世說新語：「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酌酒四望，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一二」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樂，游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詞，俾色描稱，爲寡人賦之。」「一三」拾句，尋詩句也。

〔一四〕節節高，曲牌名。〔一五〕芋魁，猶言芋頭。〔一六〕鶉，彳×，平。鶉衣，補綴之敝衣也。因鶉尾特秃，若衣之短結，故名。〔一七〕鬘，一ノ，平。瓊鬘，雨雪雜下也。

〔一八〕冰箸，冰條也。開天遺事：『冬日雪霽，寒結簷溜，皆爲冰條。妃子使侍兒取玩，帝晚回朝，問之，答曰，「冰箸也。」』

〔一九〕茗旗，茶葉也。茶葉爲旗，其嫩莖爲槍。最細之茶僅一旗一槍。

〔二〇〕瓶，甌釜之屬，炊器也。〔二一〕尾文，亦稱尾聲。每齣最後之詞也。〔二二〕一瓣，一瓣香也。此爲禱祝辭，故焚香爲之。

新中華初中教科書 國語與國文 第三冊

二二二

新中華初中教科書國語與國文第三冊終

國語文研究法

馬國英 著 一冊二角

本書是指導學

者研究國語文的方

法 共分三章：

(1) 國語文的概說，

(2) 國語文的讀法，

(3) 國語文的作法。

語體文法

李直 一冊 三角

語體文法大綱

許地山 一冊 一角半

國語文法講義

爾霖 一冊 三角

國語文法四講

易作霖 一冊 六角

國語文類選

朱德魁 四冊 二元

新式標點符號使用法

馬國英 一冊 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重編 飲冰室文集

著作者 新會梁啟超 印行者 中華書局

全書八十冊聚珍倣宋版養宋紙精印
布套十函定價二十四元(郵費一元)

內 容

- 一集 戊戌以前作
- 二集 居東瀛作
- 三集 歸國後至歐戰前作
- 四集 歐戰和議以迄最近作
- 附集 題跋詩詞曲小說詩話等

特 色

梁先生的文言文流麗暢達一洗
古文積習實文學革命的先鋒
可作學文的模範
梁先生的語體文委婉曲折或講
文學或講科學或講政治經濟
或講中外大勢都是很好的作
品可作現代語體文的楷則
梁先生的文集自民五本局刊印
後未曾續刊此次所刊最爲完
全並有許多從未刊布的文字

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初級中學用

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教科書(全六冊)

◎【第三冊定價銀七角】

編者 桐鄉朱文叔

校者 杭縣陳棠

出版者 新國民圖書社

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文新書局
啟明書局
各大書局

有不著權
作翻印

